



朱子集傳

後學番易朱 公遷 克升 疏義

野谷門人王 逢 原夫 輯錄

松塢門人何 英 積中 增釋

小雅二 大雅附說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

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必列反。輯錄鄭氏曰。小雅

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之詩

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 之變。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

潮音之樂受釐即禧陳戒之辭也。受禧如生民行葦既醉嘉樂鳧鷖之

類陳戒如文王大明繇公劉洞酌卷阿故或歡欣

之類通釋曰隆與禧同祭而受福也

和說音悅以盡群下之情雅指小或萊敬齊音齋莊以發

先王之德雅指大詞氣不同小雅舒暢而平易大雅

風大雅幾於頌音節亦異朱子嘗謂詩之聲氣有不可多

周公制作時所定也樂而後之音聲舉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

是事則奏是詩朱子曰依小雅體製作謂之小雅依大

其聲附之雅體製作謂之大雅輯錄輔氏曰至於

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其次序時世則有不

可考者矣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必列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

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輯錄孔疏曰風及

少可以同卷二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為

十為卷卷首之篇則為什長以統節篇之目也

呦呦音幽鹿鳴音芒食野之苹音旁我有嘉賓鼓瑟

吹笙叶師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我

示我周行叶反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蘋音音蕭也輯錄今青色白莖

如筍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

使去也瑟琴燕禮所用之樂也儀禮燕禮曰工四人

皇皇者華華笙入奏南陵白簧笙中之簧也增釋詩氏

華華黍文曰升歌鹿鳴曰樂書古

者造笙以曲沃之箛汶陽之篠列管匏中而施簧管

端有長短之制法象鳳凰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

四尺大者十九簧謂之巢管在匏有鳳巢之

象小者十三管謂之和以大者倡則小者和也

奉也管所以盛平聲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篚而行幣帛

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侑猶勸也。勸

非儀文不行。周行大道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日用

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出卿射記注

乃可以言語。愚謂賓筵之初禮樂方盛。言語則慢之

矣。迨至旅酬則禮已成。樂已備。於是而語乃無嫌也。

輯錄通釋曰：燕於至旅酬正禮已終然後言。○此燕

饗賓客之詩也。輯錄李氏曰：饗在朝燕在寢饗重蓋

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

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

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

歌又以此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樂以物情之

之。○增釋許氏曰：鹿見野之有草而呦呦和聲。其

饗之意全在此。與中故下文祗見作樂奉庶乎人之

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輯錄孔疏王肅云：飲食以饗

則庶乎好愛我。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語

而示我以道矣。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出

於我而不合乎德義之公。則我不留之於已也。愚按

黃氏以合字貼歸字。以已字貼自字。說與古注不蓋

同。而與集傳之意相合。故取之。留字當訓為受字。蓋

其所望於群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

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望人以大道示我。則是以德

也。息小惠為德。而留之。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

與嘉賓則宜有禮意。以宣其樂矣。而教示於已。又可得

樂之實。故其所以致嘉賓之樂者。實欲以致其樂於

已也。是雖樂而不失其正。輯錄解順曰：君之燕臣。其

事非一有因祭而燕者有因朝而燕者有因聘而燕者有因錫有功而燕者其事不同則所以相告語者亦異如其君之尚武數則告之以矢其文德治此四國可也如其君之尚文數則告之以詰爾戎兵陟禹之迹可也如其君之敬天數則告之以陟降騶士日監在茲可也如其君之脩身數則告之以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亦可也為其有兄弟也而申之以常棣之思為其有朋友也而申之以伐木之義衮黻由是而可補民情由是而可達先王之典章由是而可備先民之話言由是而可聞莫不因事以有言因言以致戒而所謂大道者在是矣夫豈泛然為不切之論而已哉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

素視民不怵他形反君子是則是傲胡教反叶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教牛刀

興也蒿藜也即菁蒿也爾雅曰荆楚之人

生苗葉秋開淡黃孔其昭明也視與示同怵偷薄也

○言言實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

厚德歸厚矣所謂嘉賓者於此可見而君子所當

則傲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之所以示我者深矣盛

著聞在所當法則禮意殷勤在所當盡是以不特燕享而又使之教游以盡其樂而求數示焉視上章為有加矣○贈釋此章承上章而言德音者有德之言即示我之周行也既足以示民使不偷薄則君子所當取則而傲傲之君子凡有位者也式燕以教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樂音且湛都南反叶我有旨酒以燕

樂嘉賓之心

興也琴章名堂如釵股葉如竹蔓生爾雅曰生

澤中下地城處

牛馬喜 湛樂之文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

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

教示之無已也。所以和樂且湛樂而又樂者蓋發燕

樂其心而求教示之意視上章又有

鹿鳴三章章八句。首章所以燕饗如此欲其示我

游焉尤欲其示我周行也二章燕享而又使之教

則又深欲其示我周行也三章必以燕樂其心

但興起鹿鳴以興和樂之意也首章章首二句

與下二句後四句在興外二章三章則盡一章

之意而

按序以此為燕群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

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請此也。輯錄工歌者

與琴瑟笙磬相聞而歌鄉飲酒用樂亦然而

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宵之

習也凡入大學必先習此三詩輯錄鄉飲酒注

曰諸侯卿大夫貢士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

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效也四牡采

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咨謀于賢智也然

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群臣嘉

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輯錄通釋

上下而用之樂正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

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

以分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

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音之以禮

樂音洛而用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

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音婚

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聘禮言禮樂不備則賢

者不處上聲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輯錄輔氏曰：范氏說破君子豈為飲食幣帛而悅之意甚好。然則先王制禮所以殷勤如此者，亦非以為媚賢之具也。各盡其道而已。

四牡騤騤反周道倭於危遲豈不懷歸王事

靡盬音我我心傷悲

賦也。騤騤，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

盬，不堅固也。輯錄：盬亦盬也。出於河東之解池。水注盬池，自成者不經久而易壞，故訓不堅固者為盬也。○此勞使並去臣之詩也。夫扶音君之使臣臣

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

扶問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

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而閱其勞。

言於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

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

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傷悲于心，王事故也。臣

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

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息也。靡盬者，公義也。

傷悲者，情思也。輯錄：輔氏曰：此天無私息，非孝子也。

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

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

必先息而後義。

○四牡騤騤，嘽嘽他丹駱音馬叶蒲豈不懷歸王

事靡盬，不遑啓處。

反駱音馬叶蒲豈不懷歸王

賦也。嗶嗶，音難。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啓跪處。

居也。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愚謂啓居，猶言動靜不違。啓居，王事故也。不

然則可以閱暇矣。蓋我心傷悲者，感之深，不違啓居者，勞之至。已上二章，先言私恩，後言公義，而二者交

相致，重也。

○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音當，作佳。朱惟反。載飛載下。叶後。五反。集于苞。

羽。况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扶甫反。

興也。翩翩，飛貌。雛，夫不方浮反。本也。今鷓鴣也。凡鳥

之短尾者，皆佳屬。將，養也。輯錄戴氏曰：將，扶持奉侍之謂。○翩翩者

雛，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去人乃勞苦

於外而不遑養去其父如物故以起興，此君人者所

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

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也

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憂其

悅待其勞苦而自傷，則怨矣。輯錄謝氏曰：忠孝不兩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探人情真切而

言之也。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杞，音起。王事靡盬，

不遑將母。叶蒲。彼反。

興也。杞，狗音苟。攴，音計也。此兩章乃言所以懷歸之故。言公義，後言私恩，而私恩乃所

歸重也。輯錄嚴氏曰：本草云：各山人，丈西王母，杖根名地骨。莖，幹三五尺，作叢。詩中有三杞，將仲子，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淇露杞，棘山木也。此詩苞杞，杞四月杞，棟北山言采其杞，狗杞也。

○駕彼四駱，載驟載駉，助救駉駉，二音。豈不懷歸，

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深審。二音。

賦也駸駸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去父母之情而

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去之

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此章專言私恩不及公義則恩為甚重而

義有不必言矣輯錄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卒章再言母本其恩所起以

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

不愛其君者也解頤曰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

能養於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於外則必闕

其養於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為人臣者將欲致其力

於私養歟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

其力於王事歟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為孝哉此王

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為人臣

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

四牡五章章五句一章二章言懷歸則將父母之

母則懷歸之意不言可知矣五章則曰豈不

懷歸又曰將母來諗則究言之而盡其情矣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其協詩意故春

秋傳亦云襄公四年**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

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輯錄

曰叔孫復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

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

重皇華君使使臣曰每懷靡及但儀禮又以為

詠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為去**勞使臣而作其後**

乃移以他用耳歌於使來之時則勞其來也而

也勞其來者此詩之用章其勤者詩中之意或

謂皇華之使為本國之臣四牡之使為諸侯之

使故朱子取小序說而引叔孫事以證之愚按

如此則與首章傳意不合此謂甚協詩意特以

明其為勞而不為遣引叔孫事亦以證其為勞

詩耳若取來字之義則本國之使來歸亦曰來

諸侯之使來朝亦曰來用之二者無不可也

增釋許氏曰章各五句一章二章五章賦也自

為一體上二句為一節下三句為一節第二句

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與也

亦自為一體上三句為一節下二句為一節第
二句三句五句用韻命辭用意亦同一篇之中
賦與既異體其文又自各為一體也金履祥曰
卒章獨言將母者父丈夫也猶能自養婦人非
子不能自養此
尤人之情也

皇皇者華芳無反于彼原隰駢駢所中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

一曰隰駢駢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

一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

一下情出則宣公德入則達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

一以副君之意也此所以有靡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

其行道之勤即駢駢而述其心之所懷即每懷曰彼

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言高原下隰此駢駢然之

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被之物無處不

不然彼有以悅於人此無以愜於已反順皆相因也故以為與蓋亦因以為戒輔氏

曰即後子所謂君教使臣之意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

亦可見矣有自足之心則非臣道之當然故首章即

而思之則不必歎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

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以

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

在所當恤發墜之在所當奉德之厚而欲其無不

宣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不達為使臣者固唯恐無以

副君之意而為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為使臣之用庶

可以稱斷職矣於遣使之時

○我馬維駒恭十恭六轡如濡如朱載馳載

驅馬于馬周爰咨諏子須子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

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

也廣傳二字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此下四章無

詳而意愈深矣輯錄輔氏曰每懷靡及者心也諫謀

君正以耳目不得與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已意而

通下情為之使者豈可不咨訪以副君意哉解頤新

語以詠訪其事也諫有聚議之意謀有計

畫之意度有禮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

○我馬維駉其音六轡如絲叶新載馳驅周爰

咨謀叶莫賦也如絲調忍音也和柔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

韻爾下章友上聲此反覆我馬維駉六轡沃為毒若載馳載驅周爰

咨度待洛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

○我馬維駉六轡既均載馳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駉輯錄爾雅疏曰陰或黑色毛淺

均調也詢猶度也所以諫謀度詢者以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輔氏曰首章述其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

教使臣此詩歌於出使之時遣之也而必使之

議則其說已見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

本為去聲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

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至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

必咨於周敢不拜教此以忠信訓周與諸傳具

輯錄注下必於忠信之人

咨此四事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

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

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

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洽

而能正君者也皇華遣使勸以義四牡勞使恤

其勞先後為次序而以私息公義輕重為次序見

君之厚於其臣如此輯錄輔氏曰范氏說是餘

意夫君臣一本已不能咨諏善道則君亦安能

聽用已言哉

常棣之華鄂五名不韡韡辜鬼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侍禮

與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机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

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

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

則豈有如兄弟者乎輔氏曰此不取義但以豈不韡

彼穠矣同何字正呼曷不字也○此詩以莫如兄

弟一句為大旨終篇皆發此句之意輯錄毛傳鄂猶

鄂鄂然言外發也疏鄭氏以為華以覆鄂鄂以承華

華鄂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朱子從毛

傳但以語相呼而為興也范氏曰凡今之

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叶胡原隰裒薄侯矣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懷思哀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

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哀聚於原野之間亦惟

兄弟為相求也凡今之人莫如此詩蓋周公既誅管

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闔闔之事為言

其志切其情哀乃處上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

關音弓而射石之則已垂涕泣而道去聲之者輯錄朱

詩是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平

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詞哀切不似諸詩和平胡氏曰

王氏云文武以來宴兄弟亦必有詩然鹿鳴四牡等

篇詞多和平唯常棣一篇詞多激切意若有所懲創

則周公因管蔡之事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

其後更為此詩無疑

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設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

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石準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

悉辨也輯錄輔氏曰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

真切之情亦惟於此際而後見分曉若於安平之時

觀之則人或以為朋友與兄弟等耳先王之制朋友

之服視兄弟有

差故特言之

○脊井益令音在原兄弟急難叶泥每有良朋

况也亦歎吐丹反叶

腹白頰黑連錢杜陽人

謂之連錢氏曰雪姑也

桑桑○脊令飛則鳴行則推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

此與關雎之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去聲之

長歎息而已方或不能相及也莫如兄弟又東萊呂

氏曰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

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踈之分扶

反使之反循其本也輔氏曰先王之制朋友之服視

也故因燕兄本心既得則由親及踈秩然有序兄弟

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

施而不孫音遜順也謂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

順於理也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謂

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於所厚者薄則效厚其所薄不能也或曰人之在

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則非

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兄弟以天屬朋友以義合故其

輕重如此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據周公作也聖人之

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音佩。重於此而不輕於

彼可謂語意皆圓矣

○兄弟閱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春秋傳作每有良

朋烝之承反也無戎叶而反

賦也閱闢狼也御禦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

一設有不幸闢狼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

一良朋豈能有所助乎莫如兄弟又富辰曰兄弟雖有

小忿不發左傳傳公二十四年注曰懿美也

閱闢烝發侮則人欲昏迷之極而天理又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桑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

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

也天理母形於患難之際人欲易惑於宴安之時故

○賓賓爾賓籩豆飲酒之飲於兄弟既具和樂

音且孺

賦也賓陳餼饜具俱也具者兄弟無故也或死孺子

兒之慕父母也真誠相悅○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

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解錄謝氏曰此章

樂莫情親義厚無異於孺子相慕也。孺子無不愛其親無不敬其兄者。人欲未萌。天理昭著也。

○妻子好反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反。許及和。

樂且湛各南反。持林反。

賦也翕合也。樂不同則所趨異。嚮而不翕矣。○言妻

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

樂矣。好合即是和合翕訓合則止是人情事勢相同

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與共其樂妻子

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

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多為物欲所轉

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故卒章有是究是圖實其然

乎之語而復玩味真能使入萃交之心油然而生也

朱子曰此所謂生於憂患死于逸樂那二章正是是

人欲而有存天理之時惟兄弟為能相敬六章七意又言

言急難危殆之際無兄弟則亦無與共事而久安之反

覆而言則兄弟之情相與切至而不可解者自見矣

○宜爾室家叶古樂爾妻帑音奴是究是圖而實其

然乎就用乎字為韻賦也帑擊子究窮圖謀宜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

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

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

然乎莫如兄弟於此尤為可見而無疑也輯錄輔氏

得已者乎所謂處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

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

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

名而已矣知其為兄弟之親而不凡學蓋莫不然此又

凡為初學之法此格物致知所以必求其極也○增

釋吳師道曰中庸引此二章之言子曰父母其順矣

乎蓋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則詩之所言而不及父母者蓋人能孝於父母自然能及于兄弟其薄於兄弟者皆不念父母之同體故也詩雖不言其意固具此夫子說詩所以推而及之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扶又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死生自既具言苦樂自既翁言兄弟之間有死者有苦者則生而樂者亦不得以全其樂矣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通解

曰五章言喪亂既平以結二章三章四章所言患難相與之意而繼言安寧之後兄弟之恩乃有疎薄者以起六章七章所陳兄弟之恩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以宜室家結六章所言樂妻帑結七意所言而復繼言其理之誠然使人有以考驗之也詩凡八章唯卒章無兄弟字餘章反覆言兄弟者凡八其言人情之委曲天倫之厚重者哀傷激切故不若其他宴樂兄弟者樂歌之和平也解頤曰此詩自三章至五章皆舉朋友以明兄弟之當親自六章至八章復

舉妻子以明
兄弟之富厚

伐木丁丁反 陟耕 鳥鳴嚶嚶反 於耕 出自幽谷遷于

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反 息亮 彼鳥矣猶求

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叶桑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

相視矧况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

丁丁興鳥鳴之嚶嚶反 伐木非一人鳥鳴亦是雌雄唱

相應相求 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

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去 則神之聽之聽有順

蓋使之遂 終和且平矣和平猶和好也心志字合相

所願也 道之保終終為難惟篤於朋友之好則神必聽之而

使之恒久不踰矣篤之之云即是求之之謂謂之

者場與誠以致其厚之心即下兩章所言是也

此詩歌於燕飲之時故首陳其意如此輯錄揚氏云

五品天叙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

由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得罪於天矣其能終和

且平

○伐木許許呼古 醜所宜 酒有藇象呂 既有肥羜直呂

以速諸父扶兩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居 於音 粲洒所

反 婦蘇報反叶 陳饋八簋叶已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其

反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其九 興也輔氏曰此其起興與首章同不言鳥鳴 許許衆

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余 許善舉

重勸力之歌也輯錄淮南子道應訓章翟煎對梁惠

之醜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泚子禮 之而去上 其糟也

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以茅去滓出郊特牲氏曰縮也酌也謂醴

齊濁而後可斟酌也用奠美貌辨未成羊也爾雅

注曰俗呼五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

無顧念也於歎辭察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朋

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踈之殺

所界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

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輯錄范氏

來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孔子曰所求乎朋友

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弗顧有咎則閒隙

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生備極情文以篤

朋友之好庶幾和平之有終也

○伐木于既醜酒有愆籩豆有踐在廣况

第無遠民之失德乾餼音以愆叶起有酒濟

我無酒酤音我坎坎鼓我蹲蹲七旬舞我迨

待我暇叶後矣飲此湑矣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

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輯錄通釋曰

矣鄭風揚之水昏姻之黨唐杜雅常棣頌弁斯干

行葦等篇同氣之親也此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

指而不同耳乾餼食之薄者也輯錄說文乾食也徐踏云

豆注謂腊之愆過也湑亦醜也酤買也坎坎擊鼓聲

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事故

或但以乾餼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

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失德則相棄絕

矣及時相樂以篤朋友之好庶幾和平之有終也辭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物飲酒不以相分之故蓋

前章既言其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餼之愆亦微過耳於微過而充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增釋人之於朋友其以相得而或以乾餼不及之故遂致情義之有間也謂之失德而彼有不及我無

所謹則失德之謂何所與於已也但及暇時以我濟我酌我鼓我舞燕飲相樂唯

如此可以篤全朋友之道哉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首章主言求友二章三章皆以發首章之求友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此以求友為主求之道無他飲食燕樂而已禮文之盛恩意之隆殷勤稠數無所不至此即求

之之道也此古人所以保交道而全天倫也語錄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

之所以也

天保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厚何福不除直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

輯錄劉辰翁曰詩人爾君雖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

著其親愛詩至之情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往者方

復受福之在已無少間也庶衆也輯錄猶所謂其來也○人君以鹿

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

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無時而不受福則積之也極多故以

單厚言無事而不受福則得之也極多故以多益言何福不除以莫不庶正以申言單厚多益之意也

此章言福之悠久而又盛大如此輯錄通釋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時所宴非同

一臣而其臣之答之則唯同歌此詩者蓋凡臣子之祝報其君唯原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

續之而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其一特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戩子茂穀罄無不宜受天百

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賦也聞夫人氏名曰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

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無處而不受福則隨所

盡無不宜又覆說戩穀之意也天既使爾盡善而

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輔氏曰受

然之事降爾遐福方來之事愚謂受天百祿言天人

之際交相與也爾既受於天天又錫於爾一受書所

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輯錄見益稷蔡氏曰以

命而用語意正如此此章言其福之盛大而又悠遠

詩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意正同蓋此詩歌於宴享之際以答前詩嘉樂歌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

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

之意輯錄周為山之高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

量也山阜岡陵崇高而盛大也川之方至增長而悠

輯錄語錄此及上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

○吉蠲古交為饗尺志是用孝享叶虛禴若

祠丞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言言詠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詩日

日也擇士選助祭之臣也齊戒其心滌濯其身內外皆致其潔也

明者得與於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

見射義餘饌注錄儀禮有饌饗酒食也享獻也宗廟

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曰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

祠夏曰禴以帝為殷祭也

公叔祖類也即祖類公叔名先王大王以下也

公謂后稷至諸盤音綱史記曰公叔祖類主古公實

父索隱云古公實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緝諸盤三

代之前皆為先公類孔氏曰周之所追王太王以下太王

則上祀以先公之禮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

祀先公以鷩冕鷩冕諸侯之服若通謂先公先王也

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

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蝦主人之詞

祝音假蝦音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祝為尸致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力反民之質

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

也言其質實無偽輯錄謝氏曰不澆薄以作偽不巧詐以趨利渾渾然如太古之民是

也猶秦言黔其淹反首也百姓庶民也既曰羣黎又

盡天下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德也民德

實君德有以化之使羣黎百姓為之於下反若助以君而為德爾○神降多福則不惟福爾一身而已必使民德歸享而為人君之大福也○上章專言其德久此章專言其盛大福至於此無以加矣○輯錄嚴氏曰此祝君之福而祝君之德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凡詩人頌福多兼德言之又曰德者民心所自得而曰福為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故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曰莫匪爾極也○通釋曰此承上章祭祀而言神之降福推而至於民之賞實百姓之為德莫非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篇之本領也

○如月之恒胡登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

起處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輯錄恒訓弦當出也月上弦而就盈

八日上弦月體正半似弓之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

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長茂則有加而無已也歐陽子曰此專欲其悠久多引不騫不壞之物以為况輔氏曰盛大而不騫則無是稱故末章歸宿於久長之意愚謂三章主言興盛而兼以長之意此章專言以長而兼興盛之意盛大悠久反覆詠歌不一而足也○輯錄解頤曰日月松栢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變不

天保六章章六句一章二章言天降之福三章極其形容擬議之四章五章言祖

考降之福六章極其形容擬議之四章五章言祖意重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享

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叶則反曰歸曰歸歲亦莫

止靡菲室靡家叶古反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

狁之故此章作與莫故叶與居叶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

○增釋許氏曰史記唐虞以上有山戎後狁葷粥
戰國後為匈奴注堯曰葷粥周日後狁後與葷同違

暇啓蹠也○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

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詩

正言出戍之事非為采薇而作也但借曰采薇采薇

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薇方生而

矣方以何時為歸期乎必明年然凡此所以使我舍

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

直以薇抗侵凌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

苦悲傷之情而又風聲以義也釋通釋曰不違啓

歸靡室靡家則悲傷矣此所以叙其苦情也一則曰

微抗之故二則曰微抗之故又因風以公義也一詩

之中唯以敘情公義反覆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

為言所以感人者深矣

此以言人懷敵愾之心矣愾怒也指其可

傳文四年敵王所隴輔氏曰程子此言又曰古者戍

萬世用兵之定法順之則吉悖之則凶

役兩暮而還今年春莫即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

備秋至備秋二字與下文防秋過十一月而歸又明

年中即仲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

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此章蓋即啓行之時而

錄熊氏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

考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此以防之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

心烈烈載飢載渴叶巨我戍未定靡德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上聘周也

○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

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此章則預言其在道之時而欲

以義勝恩如此輯錄輔氏曰成者勤苦之情大槩最

勿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違啓居

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

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叶六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輯錄李氏曰始遣成時薇始生

剛以見天陽十月也時純陰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

之曰陽月也前言歲莫而歸啓行時也此言歲陽成

朱子曰剥盡而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頭

然便生乃自坤卦積來如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

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

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釋釋十月本陰而名

陽是陽無可盡之理故也聖人設卦坤為純

陰之象上六曰龍豈非抑陰扶陽之意焉

孔甚疚

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此章

在道之時而欲猶生赴義如此○上章國事為重而

家為輕此章王事為重而身為輕是皆所以教之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瓜二反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斤

尺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輯錄音爾乃常常棣也路戎車也

君子謂將帥並去聲也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

子驍叔孫豹王賜之大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

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此專以

為興與何被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

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此章預言其在成

待敵者如此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君子所依。小人所

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弥氏反魚服。叶甫反豈不日

戒。叶訖反猷抗孔棘。

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瓦也。程子曰：腓，隨動

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輯錄黃氏曰：吳伯豐

足而動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循氏之得也。

生民詩：牛腓字之傳亦以腓為瓦。先生答曰：兩說

誠不合。當則去按宋傳固不當兼收二說。伯豐充不

當云：隨動之說而存，猶氏之說也。毛氏初釋腓字為

避字，鄭氏知避之說難通，遂云：腓當作瓦。蓋改腓為

瓦，非訓腓為瓦也。又豈可因其改字遂能以為為字訓

耶？若以腓為隨動，雖祖程說而程非自為之言也。字

書腓者，與腓易之咸，良皆取象於腓。以著其隨物而

動，伯豐何乃以先動為疑。世豈有足不動而足用自

先動者乎？若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牛羊足不廢

棄路之嬰，見以足趾回護而過之，若字愛然爾，亦不

當疑為瓦。義之證，故此詩腓字未傳止當獨留程說。

也。獸名，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

可為弓韉。居言反。衣也。未服也。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

將帥之所依乘。成役之所屯倚。輯錄劉執中曰：君子

小人則腓之以為進退也。嚴氏曰：遣將率且其行列

成，從同。歌是詩，故以君子小人兼言之。

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猷抗之難

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此章以預言在成所之時而

○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于付反。靈霏霏，反。芳菲

反。希反。

言所以美之，所以風之也。

盛備而於章末專以公義為

錄通釋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

不敵有畏心。此章不敢有慢心，亦皆所以教之也。

錄通釋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

不敵有畏心。此章不敢有慢心，亦皆所以教之也。

錄通釋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

不敵有畏心。此章不敢有慢心，亦皆所以教之也。

錄通釋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

不敵有畏心。此章不敢有慢心，亦皆所以教之也。

錄通釋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

不敵有畏心。此章不敢有慢心，亦皆所以教之也。

錄通釋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

不敵有畏心。此章不敢有慢心，亦皆所以教之也。

錄通釋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

不敵有畏心。此章不敢有慢心，亦皆所以教之也。

錄通釋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

不敵有畏心。此章不敢有慢心，亦皆所以教之也。

錄通釋曰：此及上章皆託為軍士自言車馬器械之

不敵有畏心。此章不敢有慢心，亦皆所以教之也。

賦也。揚柳蒲柳也。輯錄謝氏曰：依依者，初柳條之時，質柔性弱，觸柳不定，如欲依倚，托

物，霏霏雪其甚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為役人預

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

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

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

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此章預言其來歸之時，道

以不得已之意，末章體悉以不

忍人之心起結兩章相應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前三章雖兼敘情，公義言而重

專言私情，敘我之道當然也。○此詩見先王仁厚之至。○增釋

許氏曰：采薇以三詩雖曰遺戍勞還而專主

於獵狁蓋非之。言也。抑當是之時，有獵狁連西

戎為中國之患，命將出師，或周公作此詩而遺

勞之故，能深知其情，而極道之，而且勸之。

如此後凡出師則皆以歌之也。

我出我車于彼枚。叶莫反。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六反。矣召

侯夫謂之載。叶節反。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御夫也。○此勞去聲還音率與帥同之詩，追言其始受命

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去聲其人曰：我受命於天

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

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述其往時忠敬

○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音高。矣設此旒。音兆。矣建彼旒。音毛。矣

彼旒。音餘。旒斯胡不旒旒。叶音蒲。憂心悄悄，僕夫况瘁。以醉

賦也。郊在牧內。輶錄：劉氏曰：郡城外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也。蓋前軍已

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輯錄丘氏曰將言建旄設

陳也龜蛇曰旄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

曰旒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揚氏

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

曲禮陳氏曰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以爲

旗章其旒數皆攻之龍旗則九旒雀則七旒虎則六

旒龜蛇則四旒也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右者常右前後亦然

不易其所也語本曲禮輯錄曲禮云進退有度左右

有局各司其局鄭氏曰度謂伐與步數疏曰如牧誓

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也則士無失伍

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况茲也或云當作

况况上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音彼彼旗幟者豈不

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

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蕩旒有威武奮揚之勢而

輯錄謝氏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可以易心處之為將

帥者憂心則悄悄為僕夫者清况則憔悴皆臨事而

懼者善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輯錄老

用兵也章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

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

命下之日士皆泣涕輯錄孫子九地篇云令發之

涕交頤○增釋金履祥曰出師以喪禮處之夫子之

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述其往時憂懼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叶鋪旂旒央央

於良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攬抗于襄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

州之地輯錄毛氏曰近彭彭衆盛貌交龍為旂此所

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

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輯錄見堯典言勝之也。○

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

衆盛，旂旄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

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

不相悖也。發則不輕敵，勇則不畏敵，二者必相齊也。與采薇四章五章之意相似。程子

曰：城朔方而撥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

以攻戰爲先也。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勝之。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東風解凍之時。簡書，戒命也。

隣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

之詞也。從後說優，輯錄語錄云：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

隣國孔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於簡。○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

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述其來歸之感慨之情。

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

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

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嘒嘒於進草蟲，趯趯他歷草艾，蟲未見君子，憂心

忡忡。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戶紅反，叶赫赫南

仲，薄伐西戎。賦也。此言將帥並去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

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

耳此與召南草蟲同但彼為婦人自述之然此南仲

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遂其未至之時室

之豈既却徽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

也蓋不勞餘力矣

○春日遲遲卉

許貴

木萋萋

七西

倉庚喈喈

音皆叶居

反采芣芣

反執訊

音獲醜薄言還

音旋歸赫赫

赫赫

南仲徽狁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

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

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之

明年仲春李

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音洛

則此詩也

述其今日凱還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平徽狁

者徽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前三章啓行時也四章五章歸

而未至時也六章既歸時也

變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

大要在歸功將帥○增釋吳師道曰一章受命

戒警二章臨事戒懼三章威怒奮揚出征時也

四章感懷勞苦五章感念室家六章和樂歡欣

既征而歸也先戒懼而後奮怒故其怒也無敵

先勞苦而後悅樂故其樂也有終非但由盡人

-2 315 38 915" data-label="Text">

情抑且當乎義理

有扶

大奇

之杜有皖

華板

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

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皖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

此即遣戍之明年十月

止之違暇也。○此勞去聲還音旋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

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皖

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

而無休息之期。此詩前三章雖有王事靡盬。至于十月

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

矣。曷為而不歸哉。輯錄通釋曰。次年十月乃戌畢之

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或曰興也。謂之興

亦以日月易止。而知其違暇也。興也。則賦時

物以起下章。倣此。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

萋上。女心悲止。征夫歸止。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此又

之明年二月既還而未至時也。程子謂遣戍之。又

年中春仲至則此時為常至矣。若三章言采芣則春

已莫春莫而不歸。則過期矣。故四章言期逝不至。輯

錄輔氏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

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芣。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蒲反

檀車憚憚。反善四牡瘡瘡。古緩反。叶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憚憚。敝貌。瘡瘡。罷音皮貌。○登山

采芣則春已暮而芣可食矣。把拘把也。莖餘三五尺

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韓

日。以王事詒父母之憂。則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

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輯錄通釋曰。芣

猶未至。則春已暮而愈過。期矣。故知其行必不遠矣。

○匪載匪來叶六反憂心孔疚叶說反期逝不至叶朱反而多

為恤叶舉反下筮借叶舉反止會言近叶渠反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疾病逝世恤憂借俱會合也○言征夫不

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韓錄胡氏曰

為恤飢渴歟疾病歟死傷歟是何期逝不至也故且卜且筮韓錄灼龜曰卜

兼反響相襲俱作合言於繇音而皆曰近矣卜有兆

占辭皆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韓錄輔氏曰征夫

征夫邇止決定之辭也歸期近而思愈切范氏曰以

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前二章皆有王

因公義以起私情也未章不終則次過期不至憂思百端私情愈迫而無所不為言矣

○增釋許氏曰一章言冬未歸二章言至春將

莫亦未歸三章言春已莫而未歸四章言所期

將歸也俱過而

鄭氏曰遣將帥並去聲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

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

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日出而用兵則

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

賤定衆志也范氏日出車勞率故美其功秋社

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

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韓錄嚴氏

章皆不言成役來歸之事唯述其未歸之時室

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為何如

也所以慰勞之李氏曰其遣也則預述其懷歸
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
勞帥役之事雖不同而叙其往反終始之情則
一也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
旨但勞帥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略不及
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竭誠盡力以
王之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下此君臣
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以能及哉胡庭芳曰王
氏云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於
歌詠則下悅之出車扶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
而其下有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
之水鶴羽是也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
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至此者意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

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
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
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毛公為南有嘉
魚之什蘇氏謂
其非古乃本之六月之序為南陔之什然升魚
麗猶仍毛說也儀禮不合故朱子定為白
華之什輯錄見燕
禮鄉飲酒禮篇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句北面立樂南陔白

華華黍輯錄注云以笙吹燕禮亦鼓瑟而歌鹿

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平聲中鍾鼓之縣

伯善曰縣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

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

有聲而無詞明矣輯錄鄭樵曰古者絲竹與歌

非也黃氏曰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

操詞具有者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

無辭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清與長側短側之

例雖無其辭未嘗無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

義也此亦不足疑也

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

節而亡之耳魯鼓

○口口○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之御也圓者擊擊方者擊鼓擊其聲其聲下

音揚揚然擊其鼓其聲高其音鏗鏘然燕禮用

其全投壺用其半以下也輯錄見禮記投壺篇

末方性夫曰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是

以記者兩存之

魚麗力馳反于雷音柳與嘗音沙叶君子有酒

旨且多

興也麗歷也雷以曲薄為筍而承梁之空孔音者也鱣

揚也揚字本作鱣以其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句

說本陸機諸家援引不同或以頭字作頰字或燕似

者鯢鮐徒何反

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

解下賣飛

者鯢鮐徒何反

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

解下賣飛

者鯢鮐徒何反

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

解下賣飛

者鯢鮐徒何反

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

解下賣飛

者鯢鮐徒何反

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

解下賣飛

者鯢鮐徒何反

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

解下賣飛

者鯢鮐徒何反

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

解下賣飛

者鯢鮐徒何反

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

解下賣飛

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

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

意之勤以優賓也優厚也。此不主言魚借之以為

饗君子之酒既已旨又且多則又以二者兼備之意

為興也。增釋古人燕饗物致盛備蓋無非以寓其

誠敬而賓亦樂或曰賦也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二章效此輯錄朱子曰古人以魚為重故

○魚麗于罍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

興也鯉同音也。輯錄本草云又曰鮐鮐音也。輯錄合

○魚麗于罍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

興也鯉同音也。輯錄本草云又曰鮐鮐音也。輯錄合

○魚麗于罍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

興也鯉同音也。輯錄本草云又曰鮐鮐音也。輯錄合

○魚麗于罍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

興也鯉同音也。輯錄本草云又曰鮐鮐音也。輯錄合

○魚麗于罍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

興也鯉同音也。輯錄本草云又曰鮐鮐音也。輯錄合

○魚麗于罍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

興也鯉同音也。輯錄本草云又曰鮐鮐音也。輯錄合

○魚麗于罍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

興也鯉同音也。輯錄本草云又曰鮐鮐音也。輯錄合

○魚麗于罍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

興也鯉同音也。輯錄本草云又曰鮐鮐音也。輯錄合

○魚麗于罍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

言餘詩九卷

十一

起語爾但罍中之魚既有鱠又有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謂之直賦其事亦可

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也吳師道曰
此後三章恐亦可作一章是然前所言之意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此詩用音多

而意以漸而深輯錄陳定宇曰前三章多音有
皆以酒言而後二章衍前三章之辭皆曰物以

見物之與
酒稱也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
前樂謂歌鹿
鳴四牡皇華

奏南陔白
華華黍也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立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

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

上下通用之樂輯錄朱子曰魚麗諸篇皆君臣
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間叙賓客醉者漢
書載客賦應詢主人畏客無庸歸亦此意毛公

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

由庚

上為文武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南有嘉魚之承然卓卓張教竹卓二反君子有酒嘉賓

式燕以樂五教歷各一一反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鱖才魚鱗肌肉甚美

諸本作鱖鯉肌誤○增釋吳師道曰諸本作鯉鱖鱗肌肉甚美

鯉肌按詩引○山陰陸氏曰鯉鱖鱗肌肉甚美

傳是本此而本有誤脫今與國刊本朱出於河南之

丙穴漢中沔南縣以沔口南丙穴注云在丞然發語聲

也罩筐反仕魚也竹為之或以荆故謂之楚筐編細竹

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

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丞然而單單之矣

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

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以魚起興與魚

不止於魚特借此為起語尔然魚必取以供燕饗酒必舉以樂賓客則又以用物之義為興也

○南有嘉魚丞然汕汕所諫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以衍告日

興也汕音也薄汕魚也薄曲薄也李氏曰衍樂

也

○南有樛居木其瓠音之君子有酒嘉

賓式燕綏之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其瓠則可食者也

樛木下垂而美實繫之因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

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主人卑禮而喜賓樂之

得之意為興

○翩翩者雛之誰丞然來叶六直陵思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又叶夷昔反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但以思字思語辭也又

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

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前說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以樂以衍則樂已久燕而又燕

則所以樂而安之者尤不

說見魚麗

崇立

說見魚麗

南山有臺

叶田反

北山有萊

叶陵反

樂只君子

音只

邦

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

音須

即蒞草也

輯錄本草曰其

實名香附子

萊草名葉

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

此言山有臺萊耳分

屬兩句樂只君子

此句義與周南樛木同

互文也

飲之際自言喜此君子也

則邦家

之基矣

德堪重任

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

南山北山有臺又有萊君

子之人有德又有此福其所

有者皆不一也

故以起興

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

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美者即其所有而美之祝者

期之於後來君子之福無窮

則邦家之基亦永永無窮矣

輯錄通釋曰詩中所謂

德音所謂民之父母邦家之基與光皆所以美其德

也所謂壽考者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麗嘉魚兩

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為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

之祝之者

為尊賓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

樂只君子

邦家之光

樂只

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

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

叶痛反

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

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民之父母謂愛利及民

所瞻依者也既為邦家之

基又為邦家之光又為民之父母則得美譽甚矣而

且顯其常有弗替也故以德音不已祝之德音不已

則基益以固光益以盛觀其上矣

民之心益切而民益觀其上矣

民之

父母

則得美譽甚矣而

則基益以固光益以盛觀其上矣

民之

父母

則得美譽甚矣而

民之

父母

則基益以固光益以盛觀其上矣

民之

父母

則得美譽甚矣而

民之

父母

則基益以固光益以盛觀其上矣

民之

父母

則得美譽甚矣而

民之

父母

則基益以固光益以盛觀其上矣

民之

父母

則得美譽甚矣而

民之

父母

則基益以固光益以盛觀其上矣

民之

父母

則得美譽甚矣而

民之

父母

則基益以固光益以盛觀其上矣

民之

父母

則得美譽甚矣而

民之

父母

則基益以固光益以盛觀其上矣

民之

父母

則得美譽甚矣而

民之

父母

則基益以固光益以盛觀其上矣

民之

父母

則得美譽甚矣而

民之

父母

○南山有栲音考叶北山有柎女九反樂只君子遐

不眉壽叶直反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反

興也栲山栲柎櫟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有秀眉也

也長眉秀出於其間為壽徵茂盛也茂則加長不但

不已而已享眉壽而德音又加茂焉則年弥高德弥

邵矣。一章二章則有是德而願其有是福也此章

則有是福而尤願其有是德也亦有年無德斯亦不足

祿也

○南山有枸俱音北山有榭音樂只君子遐不黃

苟音苟叶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叶下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直略反枝端大如

指長數寸音之甘美如飴音八月熟亦名木蜜音

本草曰木蜜生南方枝葉皆可嚼亦可煎食如飴其

子一名枳椇味如蜜以木作屋屋中酒則味薄粗音

年。問例朱子曰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撰子俗謂之

廣漢指頭吾鄉呼為兼勾味甘而解酒毒人家左

前後有此木榭鼠梓樹葉木理如楸音亦名苦楸黃

老人髮復黃也考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

養也黃苟者一身之福而已保艾爾後則福及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三章以前美而後祝四章

以漸而深也輯錄輔氏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

遐不黃考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

壽無疆者願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苟考

必之之辭也解頤曰此詩前二章先德而後壽

故第三章極言盛德之效以終前二章之意第

四章先壽而後德故第五章極言壽考之效以

終第四章之意。增釋許氏曰上一截初曰邦

家之基以其本而言次曰邦家之光則發而有

光華矣又次言民之父母則以其效言也其下

則祝其壽而已眉壽固壽矣髮白而復黃面皤

而浮垢又老之甚者也下一截前兩章祝其壽

就君子之身而言次兩章曰德音不已而茂則

壽

以及於人者言之末則又言保艾其後又非一時也此詩雖各以兩木起興易韻成文而其言亦有反也

說見魚麗

由儀

說見魚麗

蓼音六彼蕭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叶

反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韓錄嚴氏曰蕭香蒿也燕也牛尾蒿也漙漙然

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

聲也善声即笑語之善声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

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

示示慈惠記注云享以嚴為主故曰訓恭俊燕以故次

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漙漙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

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露零於

子之心寫於諸侯皆天道之下濟者而語又相應也

故為興夫上下交而志意通則君臣皆遂其樂矣若

此有所疑彼有所畏猜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

之也○蓼彼蕭蕭斯零露漙漙如羊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其德不爽叶師壽考不忘

興也此其起興與上章同皆上漙漙露蕃貌龍寵也

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我以為寵我以為光則中

寫兮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德無差失則

相應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長久安寧為

藎為光可保其終以壽考不忘為長
又安寧見秦風終南故傳不重釋
褒美而祝頌之

又因以勸戒之也
褒美自為龍為光言祝頌自壽考
不棄則勸戒之詞也

釋錄解頤曰赤帝金鳥會同有釋則為龍為光矣彼
交匪教彼交匪紆則其德不爽矣萬壽無疆萬壽無

期則壽考不忘矣夫諸侯固類天子以為本根天子
亦類諸侯以為屏蔽苟諸侯之不朝事則王室之卑

亦可知矣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之誠而天子
之心得以自慰焉則其以為寵光也豈一時之虛偽

哉云平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
既見君子孔燕且弟

宜兄宜弟
待禮
令德壽豈
開改反叶
去禮反

興也泥泥露漙貌孔其宜樂
弟易也
孔燕豈弟
言甚燕而

其樂無憂懼不平之意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
也此與笑語譽處相應

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
音勗

公子
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
華公子自是秦城

選之類
秦城景公弟也得罪於景公其母曰弗去
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

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
錄見左傳昭公元年

通釋曰諸侯繼世而立三年喪畢則
壽豈壽而且樂
入朝于王此詩於其來朝而歌之

也
輔錄濮氏曰其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
宜兄宜弟者又即不棄其德
之本而所以為教國人者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
既見君子俅俅革冲

冲
反
和鸞雖雖萬福攸同

興也濃濃厚貌俅俅也革鸞首也馬鸞所把之絲有
餘而垂者也

也
輯錄畢雅曰雌
在式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

也
輯錄孔氏曰降革冲冲垂貌和鸞皆鈴

也
輯錄畢雅曰雌
在式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

也
輯錄畢雅曰雌
在式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

之飾也錄集傳於四鐵以為乘車之為在衡則此

者。軾是車上橫木可憑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馬

燎亦以君子自諸侯而稱其鸞旌之美正此類也依

所同聚也諸侯之福天子之所賜也車馬如此而冲

福之所聚乎又以終首章譽處之意。三章以前皆

用兩句與此則盡一章而興之蓋夢蕭承露之厚正

夢蕭四章章六句

輯錄補氏曰一章燕笑語焉是

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

然天子雖為天下之共戴而其用禮乃與其臣

離而親則合哉天子之禮用十有二而三公坐

而論道更相可否堯舜之都俞吁咈虞庭之賡

歌君臣之間雍雍和樂而敬愛之心未嘗不存

乎其中三代聖君蓋莫不由是道也觀宴樂

易直猶賓主相敬喜幸之辭安有一毫自尊

下之意其曰見君子而我心為燕笑語是以有

譽處固備其謙接之語至曰為龍為光則又其

甲孫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孫乃如此而為

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如何邪豈弟之氣象

盈於朝廷被於天下其化安得不至於此屋可

封哉自秦始皇尚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

甲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絕如天地然後上下之

情離而亂臣賊子奸

名犯分者愈衆矣

湛湛

直反露斯匪陽不晞音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

也夜飲私燕也輯錄孔疏君留而盡燕禮宵則兩階

及庭門皆設大燭焉引此以明有夜飲之禮

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闈此

人為大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

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

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二者皆有久而不厭之意故用其語相呼為興蓋於

其夜飲之然而歌之也諸侯來朝以早則敬之至天

燕湛露皆即時物而以露起興輯錄燕禮君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輯錄燕禮云膳

宰具官饌于寢東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考成也

何休註曰公之正居也路者大也寢者居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輯錄謝氏曰顯者其心明白

謂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君子

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

足以持之也將失助也杞棘性堅強承露雖厚而不

今燕之諸侯皆有令德也

○其桐其椅於宜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桐梓柔

下垂飲酒之卒不以酒而強則可謂有令儀矣此二

章起興若無義但顯明信實宜為剛德和樂寬易類

乎柔德故前章以杞棘之堅強為興後章以桐梓之

湛露四章章四句前二章見觀愛之至肯

春秋傳審武子曰諸侯朝音正於王朝正者謂

也王宴樂音之於是賦湛露輯錄見文曾氏曰

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

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輯錄春秋傳云臣待君燕不過三爵又曰

酒以成禮不繼以淫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

句

通卷之十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昭尺昭反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叶虛反

之鍾鼓既設朝饗叶虛反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輯錄孔氏曰弓皆漆之以禦霜露

黑十以赤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昭也貌弓未張

夏官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勞者貺也與也大飲賓曰饗

孔氏曰饗則烹太牢○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

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

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

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

其速也。以王府寶藏去声下同之弓。一朝舉以界人解

界音庇。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輯錄輔氏曰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昇之而不速則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為恩矣。然其所以重所以誠所以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盡吾之理而已。後之視府藏為已私

分去。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輯錄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

中董賢及乳母王阿含執金吾母將降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便碎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方也。弄臣既弄之臣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

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唐叛臣反將及強節度多賜鐵券其後往往誅之唐莊宗賜朱友謙鐵券知死罪後被殺其妻以鐵券示使者曰此不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音膏吝賞

羅氏曰易云屯其膏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音膏吝賞謂德澤不下及也。功臣解體至有印利五官反

而不可忍予與者音項羽則與一朝饗之音項羽

矣。輯錄鮮順曰行之以盛禮用之以大樂賜之以重器而所予者則有功之諸侯也。誠以將之而無為東以界之而不遲則天子之子之也。足以為榮矣。為禮而諸侯止受之也。亦足以為榮矣。

○形弓昭兮受言載叶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

聲之鍾鼓既設。一朝右音文叶之。

賦也。載抗之也。抗之者安於弓繫之上。避雨濕也。輯錄通釋曰載於弓繫抗弓體使正言其藏也。喜樂也。右勸也。勸以助歡尊也。尊位

○形弓昭兮受言橐古刀反之。我有嘉賓中心

好音報之。鍾鼓既設。一朝醕市由反之。

賦也。橐韜好說音醕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

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

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

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

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

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

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

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

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

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

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

也一獻一酢報施均矣又有勸也勸是其所厚也故以厚訓勸也故以爲勸

彤弓王章章六句輔氏曰此詩首章已盡其意後二章則反覆誅歌之爾愚謂饗

有勸增釋南先禮後二章三章皆承首章之意也

嘉實有其人也鐘鼓既設有其禮也既有其器復有其人必有其禮此燕有功之意也受言藏

之器之重也中心既之一朝饗之禮之專也既重其器必當其人又專其禮此燕有功之誠也

故歌誄之間凡意之出於誠者反覆言之許氏曰此詩專主於錫弓言錫弓則饗蓋未有不饗

而錫者也

春秋傳文公審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音慨而獻

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音魯旅

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

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去歌彤弓以明

功實報其功而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

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

臣子篡初患弒日篡下殺上日弒不容待報者

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周禮夏官以

邦國馮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

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

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

正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壇音善與禪

同以出其君更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

表輒行者異矣晉桓温北伐劉牢之討孫恩

者義五何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洛且

有儀叶五何反

興也菁菁音菁無貌義難高也音菁

音菁如菁蒿開淡紅紫花

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彎陸
氏曰生澤田漸幽之處
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

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去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

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

此以可喜之物為喜見君子之興也凡見中阿之莪

美盛已心喜况得見此盛德之君子乎喜可知矣以此

此推之則莪之菁菁與桑之阿難同一例而裳華祿

薪其葉清号亦同此一也輯錄輔氏曰見賢而樂

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或曰比也以菁

也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諸本脫比也二字

下章放此菁菁者莪彼在中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此與下章諸本皆作比中音止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菁菁者莪在彼中音止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漢食貨志五

貝去貝小貝不成貝也小貝以上各二種為朋不成

貝不為朋今按此言五貝為朋其說小異當考輯錄

孔氏曰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錫我百朋者

其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錫百朋不足以致我心

情之好汎汎反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揚舟揚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

載濁載馳載驅之類輯錄黃氏曰言舟汎汎水中或

不繫未有定止汎汎增釋吳師道曰載以比未見君子

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心既安定其喜

之言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首章喜樂有禮儀近乎外貌故次章以我心則喜言

見其由中達外也三章錫我百朋則甚遂其所敬四章言昔憂今喜則大遂其所願皆以見其真誠之心

非偽也

六月棲棲

西音戎車既飭

音四牡駉駉

載是常

服

叶甫

我

王于出征

以匡王國

叶于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

輯錄漢氏曰詩言六月棲棲

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

輯錄周禮車僕掌戎

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補闕之車革猶屏也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馳敵致

師之車也率七內反猶副也謂供副車以待之用也廣音皆去聲革音平飭整也駉駉強

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韐為弁又以為衣而素

皮去毛熟治曰韋

韎赤色也凡衣同冠色

謝氏曰戎車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皆平時習

備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駉駉則戰馬皆平時製造

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裳服皆平時製造

無一衣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裳服皆平時製造

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也

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

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猷仇內侵逼近京

邑釋錄通釋曰彘詩文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

甫帥音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

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仁本篇云冬夏不興師所以乘

為齊大司馬故稱司馬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猷仇

其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

國也此章言其出師之故輯錄解頤曰先王之法夷

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

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

雖沈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知為

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

所以安我也臣之為言正也夷狄饋則中國危壤夷

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此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詞也

○此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

賦也此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音朝覲會同老馬

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老馬齊其色物馬齊其

力音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

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

里輯錄漢文帝詔云七制史辨吉行言○既此其物

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

而皆中去聲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輯錄彭氏曰

王大亂之餘而支嚴沈之患意其必倉卒不暇為計

而今也此物四驪閑之維則蓋其車馬之脩器械之

備非一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

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去聲變之速從事之

敏而不失其常度也輯錄通釋曰六月之中即成戎

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王命於此而出征

欲其有以敵王所懷而佐天子耳四驪即四牡也我

上章相應如此輯錄輔氏曰以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

○四牡脩廣其大有顛王容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

有翼共武之服叶蒲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叶于

此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通反

賦也脩長廣大也顯大貌秦薦膺大公功嚴威翼敬

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並去聲皆嚴敬以共武事

也馬壯則兵強而奏功可必矣然且不以強盛而忘

也嚴敬之道也此與上章言將帥之賢上章見其能

也此章見其賢也然我事莫先於馬故皆首以為言而

也嚴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

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有車馬

為之用則足以却嚴狃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之主則

是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真足以繼南仲

之軌迹矣宜宣王之中興也解頤曰兵事不可以不

嚴尤不可以不嚴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

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

二字乃用師之要道也

○嚴狃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獲音侵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

于涇陽織音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叶戶反

賦也唐入聲整齊也焦獲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

在獲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二原縣也釋錄

縣今隸陝西西安府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

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釋錄涇陽涇水

之北釋錄水在豐鎬之西北釋錄豐鎬在今陝言其

深入為寇也織幟字同又織試音鳥章鳥隼之章也旗

畫急疾之白旆繼旒者也以絳帛綴旒末為魚尾

-25 255 35 925

步卒七百
二十人
○言猷狃不自處符洛量深八為寇久此

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宜而壯

律而滅輯錄白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

為寇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今討猷狃狃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滅矣有所不戰戰

必勝矣此章見與師之義討所當

○戎車既安叶於如軒四牡既佶其乙既

佶且閑叶胡薄伐猷狃至于大音原文武吉甫萬

邦為憲叶許

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

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

謝氏曰戎車既安矣必曰如軒如軒制變工巧則

太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

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

先王治平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

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眾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

則萬邦以之為法矣上章歷數猷狃之罪則殄戮之

組剪戎乃其餘事今則薄伐之追至大原而已不

專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其能協人心以禦侮

非迫人強戰而取勝於敵也此章見用兵之道釋錄

謝氏曰漢唐而下縉紳介冑分為兩途愚儒武夫各

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

法則者也通釋曰此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上言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舉

飲於鳥御諸友已反包白交鼈膾鯉侯誰在矣張

仲孝友已反

賦也祉福御進爾錄魚火熟之侯維也張仲吉甫之

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

一樂多受福祉輔氏曰此吉甫於與其友燕飲而已非

燕飲喜樂也天子燕之也愚謂受福不在燕喜之外

所以為福也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

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

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人必須友以成德吉甫

之德有自來矣張公輔成吉甫之德吉甫佐成宣王

之功其所與者豈小小哉此章述今日凱還之樂○

爾錄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相與宴者

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管仲代嚴狃者亦豈得而不

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為賢則

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以武功為美矣

六月六章章八句

一章則治兵戒行而致憂勤道

敏給從容之意三章則馬壯兵強而整肅將事

四章則彼曲我直而勇敢進師五章則嚴兵却

敵而其德可美六章則凱還飲酒而其友為

可稱○增釋許氏曰此詩蓋從征之吾子所作

詳味其辭若親履其事者一章總言盛夏出軍

之由二章言車服備而軍出三章言致伐之事

四章言凱還也詩前五章皆言車馬之盛但前四

章改言軍中之車馬五章乃吉甫之車馬一章

我我朝述也二章我我軍衆也卒章我我吉甫

也一章之服軍衆之服也

薄言采芣起首于彼新田于此菑畝俱其

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方叔率止

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簟第音魚

服叶蒲鉤膺音條力反

興也芭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

或作脆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音菜宜馬食軍行采

之人馬皆可食也韋氏曰行軍所仰不徒在於

詩人不過因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此

周頌訓畚字下同蓋本鄭註誤也韋氏曰田一

歲曰蓄始反草也二歲曰畲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

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孔氏曰蓄者災

也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畲和也田舒

緩也今江東呼初耕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

地反草為災是也

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

凡百人也韋道傳曰尚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

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

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

人共七十二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

守衣裝五人統養五人樵及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

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

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

實有此數也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辭害意之

過詩人但極其師衆干杆也干之試練也韋氏

盛而稱之耳師衆之所由干御夫敵者又練習也

衆且練也其車三千衆也師干之試練也韋氏

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頭赤貌簞第

以方文竹篋為車蔽也鈎膺馬婁領有鈎而在膺有

樊音有纓也鈎者馬領之飾也樊馬大帶纓鞅

也韋氏曰樊纓皆以五采綴飾之

傳訓戎路是革路也又五路惟金路有鈎以金為之

蘇氏曰金路亦飾許氏曰金路同姓以鈎以金為之

同姓而方叔元老為上公亦得乘金路矣

孔氏曰方叔不乘革路者臨陣所乘當詳

條革見

現音慕蕭篇○宣王之時蠻荆背音叛王命方叔南征

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詩言方叔之南征非為采芑而作但

因道當時之事而就用六句相呼應爾蓋與兔置采芑

用已之所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畱畝矣方

叔泣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新田在彼畱畝在

如此語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此章

正相應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此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泣止其車三千

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軼所支錯衡叶戶八鸞瑯瑯七

反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瑳葱珩珩音衡叶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民居所在而用力易也

馬三命至九命皆葱珩方叔非止三命而已○此章

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

馬故八也瑳瑳聲也和鸞之聲以養耳命服天子所

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瑳玉聲葱

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葱珩孔

曰三命至九命皆葱珩方叔非止三命而已○此章

先言車馬旌旗之盛繼言將帥威儀之美夫其從容

閑暇如此則敵愾不足動其心克壯之猶有素矣

輯錄曹氏曰芾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

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

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帶

馬自能制勝故詩入誅其車服之美而

○駢惟必彼飛隼息允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泣止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鈺音人伐鼓陳師鞞居

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反振旅闐闐徒顛反叶

與也隼鷁屬急疾之鳥也戾至委於也鉦鏡也獨音濁

也釋錄說文鏡似錢柄中上下伐擊也鉦以靜之鼓氏曰周

以動人鉦鼓各有人而言征人伐鼓互文也禮云鼓人以金鑄節鼓以金鏡止鼓即無鉦名鞞告

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

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鞞錄顯允淵淵

鼓聲平和不紊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

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日出日治兵入日

振旅是也鞞錄隱公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又尊卑

也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

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

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

也飛隼疾以興師旅之盛揚之使進飲之使退亦

戰始終此

○蠢尺允反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音獲醜由反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吐音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叶音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猶

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鞞

方叔元老尊嚴之稱則師卦所謂丈人朱嘽嘽衆也

焯焯盛也霆疾雷也鞞錄爾雅方叔蓋嘗與去於北

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此章既言小醜

之逆宿將謀之勇而見勝之故又言師旅之衆大將威名之重而見勝之故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啓行在道時也三章戰而獲勝時也四章則成

功之後而言其獲勝之故也。蠻荆匪茹犯義者也。蠶爾蠻荆無知者也。非文武之吉甫無以却徽猷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蠻荆二詩皆美當時將帥而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功也。○釋吳師道曰采芑章十二句三句一韻第一四章雖猶醜二句一韻然老醜亦可叶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象尚純也戎事齊力

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純則不雜強則不敗疾則得獸龐龐充實

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去成王營洛邑為東都

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脩政

事外獲夷狄從文武之境

音景土脩車馬備器械復

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

以美之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同此言其軍實之盛

也四牡龍龍則自君子之所乘者言之也軍政脩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

而但東矣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

駕言行狩

吐許厚反四牡孔阜符有東有甫草苟反此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馬既同則阜

此兩句承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

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

內故徃田也馳騫於諸侯來地不可也故自以開曠

第於西都或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其子武公○此章當平王時徙封于東都然後圃田為鄭也

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之子于苗叶音選徒置罝五刀建旒設旄搏音

獸于教

賦也之子有司也王故以有同言之苗狩獵之通

名也選數也置罝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罝罝則

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

靜治也教近榮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

以獵也爾雅曰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

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爾雅曰徒之選旒之建旒之

設皆有司之事也所以然者將欲從王搏獸于教也勇而其教之有素也

○也西牲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爾雅曰赤芾

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

也故此會同金鳥赤鳥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爾雅曰赤芾

黃朱色也時見音現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無常期

受命殷見者十有二年而王不巡繹陳列聯屬音之

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爾雅曰諸侯之來朝

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爾雅曰

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于斯也

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爾雅曰

見當特朝會之盛○決拾既飲音次與弓矢既調讀如同射夫既同

助我舉柴子智

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音於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

體體者弓之體開之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

故亦名遂故弦謂之遂詩詁云翰左臂攸比也比也

謂以手指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

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桀謂積禽也使諸侯之

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於不失其馳叶徒舍

音矢如破後寄音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也御錄通釋曰五

君表五日逐禽左即舍矢如破巧而力也御錄通釋曰五

御田車馳驅之法也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說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

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

御矣輯錄王氏曰向日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日四黃

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御能正其馬也不失

其馳車行節而法也舍○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

矢如破矢行巧而力也之善也上章專言射此章兼言射御輔氏曰戎事

馬之有○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蒲交大庖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

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

吳楚深壁而守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

不驚言比卒事比去声及也

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

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

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音毛不獻音當面射

之剪毛謂在傍而逆射之皆嫌誅不成禽不獻音惡其

降之義故不獻獻者獻於君也

小擇取三等自左膘音而射音之達于右膈音為上

殺以為乾音豆音為脯置奉宗廟音達于右膈音前射之

死疾肉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音前射之達右耳

報也此則達心射左髀音達于右膈音為下殺以

充君庖音凡射皆逐後從左膈而射之故曰逐禽

左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音殺中殺下其餘以與

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音去者取之音射中則得取禽

言名所以擇七也先令習射於澤宮中否也

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

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

盈也亦通○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音容馭軍

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徧即此章可知

○之子于征有聞音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

上章言選徒器器又言徒御不驚此又言有信矣其

聞無聲蓋戎事以嚴肅為主故云曰軍容肅信矣其

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音未二句乃美宣王也大成言

其事之有○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始有終也音○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鮮頃曰有體有用斯謂之君子有始有終斯謂之

而有內脩外攘之事所以達其用如此得不謂之君

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所以成其始嚴肅於後歸之

祭所以成其終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射用之兼備

始終之無間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贊美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田獵皆為講武

事恒車攻則會諸侯而因及此吉日則不忘所事而特行之也
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矣

吉日維戊叶莫既伯既禱叶丁田車既好叶詩

四牡孔阜符有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賦也戊剛日也外事以剛日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

之神也房四星謂之天駟晉天文志曰房四星

服次右服次右駟亦曰天駟謂會獸之

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

祭馬祖而禱之不忘本也輯錄夏官校人春

車牢馬健於是可歷險而從禽也於下章推之是

日也其戊辰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蒲獸之所同鹿音鹿

麇麇愚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

麇麇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

謂洛水今自延章流入鄜音坊至同州入河也韓氏

日書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洛也通釋曰此言漆沮之

從猶車攻言甫草藪地彼則○戊辰之日既禱矣越

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

也車攻吉日皆先言擇馬擇馬必先祭馬也祖車攻雖不言祭正可以言日類推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儻儻表驕俟俟叶于

或群或友叶羽悉率左右叶羽以燕天子叶獎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趣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

曰群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

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音其事以樂天子也或射或御各共

其事

○既張我弓既挾于洽我矢發彼小豝音瘡

此大兕音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言飲也去聲而制大也孔氏曰小豝言發謂射即中

謂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力輯錄通釋曰御進也醴

此言射者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

酒名周官五齊去聲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壯一

相將如今詩酒也出天官酒正五齊曰齊醴齊盛

相粘而不散也緹音牀○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

酌醴也車攻之詩終於頒禽吉日之詩終於

吉日四章章六句一章祭禱戒行二章差馬擇地

也供用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

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

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

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

足以觀矣輔氏曰王賦車馬也軍實兵器也律

師賓其情交相與也至於祭禱必講備也必擇

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之嚴頒禽之均酌體

之厚無一不至則綜理之周可見矣輯錄通釋

日師律之嚴選徒則囂囂徒御則不驚行者有

聞而無聲也上下之情會同有繹而

助我率崇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興也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

也征行也劬勞困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

興也夫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也征行也劬勞困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

興也夫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也征行也劬勞困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

興也夫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也征行也劬勞困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

興也夫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也征行也劬勞困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與反安及矜叶上人哀此鰥寡叶果

興也夫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也征行也劬勞困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

興也夫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也征行也劬勞困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

興也夫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也征行也劬勞困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

興也夫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也征行也劬勞困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

興也夫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也征行也劬勞困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

興也夫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來聲還音定安集之輯錄王氏曰勞者勞之來

者安之散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取其始而言曰

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

飛而有聲亦有行役劬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

勞之意也故以起興與行人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

之人也與行人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

之可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散此章離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之子于垣音百堵音訂

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長一丈板究終

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

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此章安集時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高叶音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前二章以

子此言鴻鴈而不言之哲知四同宣示也知者聞

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

詩云勞者歌其事韓詩外傳仇者魏風亦云我歌且

謹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

知者常以為驕也此章言作詩所以告哀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韓詩解頤曰惠鮮鰥寡文王之

幽王之所以所以亡也爰及於人哀此鰥寡宣王之

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之勞來還定安集其有得於文王之家法也歟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音朝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音朝則

司烜音毀以物百枚并早政反而束之設於門內也郊特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注云庭燎之差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古制未聞要以物百枚束之今則

用松蒿竹灌以脂膏愚按如此則所謂物者即松蒿竹之屬鄭氏以古制未聞故曰物蓋意度之爾束之

以百則大五十三則以次而小也韓詩君子諸侯孔疏天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

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
早晚日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
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又 又庭燎晰晰與艾叶君

子至上鸞聲噦噦呼會

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始則明盛至此則明小矣

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始則稍遠至此則加近矣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晨庭燎有輝許云君子至

止言觀其旂叶渠

賦也鄉晨近曉也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

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羣臣之朝辨色而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始則未央次則未艾次則鄉

而至於見其輝焉旂則自將將噦噦而至於辨其物言之亦有序矣輯錄通釋曰列女傳云宣王嘗宴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証之或果宣王詩也○增釋許氏曰此固王者勤於視朝之詩可見外不安席中夜以思惟恐特之後也詩以及時視朝而號令嚴肅執事者恪恭陳列以時百官之入朝者亦皆先時而至而車服威儀莫不和整以俟聽朝終篇未嘗言王之勤而勤勞之意自見於言外矣

沔綿善彼流水朝直道宗于海叶虎旼惟必彼

飛隼息允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滿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音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輯錄蔡氏曰水勢奔趨於海猶諸侯朝宗于王也○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

朝宗于海知所向也飛隼猶或有所止知所止也而我之兄弟

諸友乃無肯念亂者如物若有知人不起興誰獨無父母乎

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親疎遠近皆無肯念亂者詩人所以

深憂之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航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

不蹟井亦反載起載行即叶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此章不蹟者致亂之由下章我

友敬者止亂之本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

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而未止

憂念方來而未息此皆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彼字相呼而為興也

○航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不

橫絕曠遠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隼不自縱亦以

知自遏也人不如物而起興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我友必指在

諸友中之則讒言何自而興乎自持以敬則小人不敢近其能止讒必矣

讒言之人即上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已也始憂於人謂

章不蹟者也息卒反諸已謂敬當自持增釋許氏曰未章飛隼

而存中陵民言訛偽者何乃莫之懲止邪於此是謂其友一當敬以自持否則讒言其興而見及矣憂而飛

之辭也讒言固可憂惟敬足以勝之詩人之學知所本矣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輯錄陳定宇曰

父母終憂說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一章言人皆不

知憂亂二章言已獨憂人之造亂三章言在位者敬以自持則可止讒而息亂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與反魚潛于淵或在

于渚樂洛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徒公反下同其下維擇

音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七落反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

高亮聞八九里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上至

九喻深遠也釋文曰韓詩云九臯九折之擇落

也輯錄呂叔與雜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

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釋錄補氏曰然不正言其

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正事而生於文詞不以正諫而托物以諫也蓋鶴鳴于九臯

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誠中形外非魚潛於

淵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千變萬化非園有

樹檀而其下維擇言愛當知其惡也君子而或有未

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小人而

長不可偏白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上之天下

之理其庶幾乎舉此以為例爾○四者雖有不同

此無難矣輯錄曹氏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若能反

於身而求之觸類而長之未有不可為吾之益者也

鶴鳴所以喻誠身魚潛所以喻明理檀擇石錯又所

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皆可以反求諸身者

也解頤曰知誠之不可揜所以知念慮方萌而鬼神

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

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

小而理無大小所以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

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

矜教情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

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誨之辭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叶鉄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

均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輯錄孔疏陸氏云幽州人謂

州人謂之楮股中宗時穀桑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樹皮班者是楮白者是穀

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

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

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

也。橫去逆侵加然後脩省息并畏避動心忍性增益

預防輯錄葉氏曰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所侵陵則脩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不

敢益其所不能預防其所未至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

小人有益於吾聞諸邵子云近則聞於野遠則聞於天況言之則可以為錯

親切言之則可以攻玉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教誨之意以漸而深輯錄朱子曰鶴鳴微得巧含蓄意思全不

露發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十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十一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勤衣反父甫音甫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

曰圻父薄違是也薄違者迫逐違命之人也輯錄孔疏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父與

甫通證文男子之美予六軍之士也輯錄夏官司馬注王有六軍六

稱也亦謂尊之也卿大夫有事或曰司右虎賁奔之

屬也輯錄夏官司右士二人下士四人胥八人徒

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胥八人虎士八人

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王開王在國則守王宮爪牙為獸所用以為威者也

國有大故則守王門爪牙為獸所用以為防衛也恤憂也軍士

輯錄孔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為防衛也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為鳥獸為喻也

詩經疏義上卷

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

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輯錄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謂

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知法不取於王之爪

牙之士張子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所謂

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

○祈父予王之爪士里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之履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祈父曾且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賦也曾誠於主也饗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

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

者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見國語魏公子無忌故

趙亦本獨子無兄弟者歸養見史記本傳則古者有親

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

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

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輯

通釋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此

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增釋鄱陽張氏曰斥者指

斥之謂明白指其人其事而言之今不敢言王之過

而責司馬故云不敢斥王也大雅文王篇傳言以戒

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祈父三章章四句一章二章怨而責之三章怨而

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師討之馬所掌封

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

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

馬不當以國之孤子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

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棄王之爪牙則謂

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為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其刺之也。宜哉。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

年戰于千畝。輯錄索隱曰。地名。在西河介休縣。王師敗績于姜

氏之戎。見國語周語下。太子諫靈王同。輯錄章昭曰。西夷別種。四岳之後也。故軍

士然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

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福。至于今未

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色主之其

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下篇

放此

皎皎古了。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

今如所謂伊人於馬道遺

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

謝氏曰。皎皎者。潔白而可愛。敬其人。亦美其駒也。場圃也。繫絆音其足。維繫

其鞫音也。輯錄在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道遙遊息

也。輯錄呂氏曰。留也。留之貌。○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

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

平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道。遙而不去。若後人

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輯錄漢書陳遵字孟公。每

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叶祥所謂伊人於馬嘉客。叶克

命反

賦也韋猶苗也韋錄嚴氏曰夕猶朝也嘉客猶道

遠也輯錄謝氏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

吾意好德之彘性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牛云思爾公爾侯

反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叶注勉爾道思叶新

賦也賁然光來之貌也輯錄嚴氏曰賁然來思或以

為來之疾也輯錄朱子曰王氏讀為思語詞也爾指

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母決也道思猶言去意

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

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犬者王小者侯也史記

故齊王族自立為齊王豈可以過於優游田橫

海島漢高帝遣使召之曰云云

決於道思而終不我顧我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

不足廢輯錄我有好爵易中孚曰留之苦而不恤其志

之不得遂也輯錄通釋曰此章上四句見其

○皎皎白駒在彼六谷生芻楚俱一束其人如

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

谷東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是詩至此

夫以卷懷去亂如此非明智蓋已邈音真乎其不可

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去之曰母貴重

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輯錄輔氏曰此章則賢

無已也夫見賢而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

而眷戀之情不已且祝其無貴重其音聲以有遠我

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一章二章留之也。三章告以留之意也。四章雖不可留而留

之之心不可已也。此與隰桑及唐風有秋之社同。秋社欲留之而不忍遽言之。是皆在下位者留隰桑欲言之而不忍遽言之。是皆在下位者之心也。使上之人有是心焉。則君子在位而三

詩可無作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

陟角反

我粟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後我邦族

賦也穀木名穀善

通釋曰此二穀字異義

旋回

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呼其

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

以黃鳥人之

之害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

而歸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

可與明

叶謨即反

言旋言歸後我諸兄

叶虛王反

比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

况甫反

無啄我黍此邦之

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後我諸父

扶雨反

比也

黃鳥二章章七句

輔氏曰不我肯穀猶冀其以善道相與也。不可與明猶冀其知

人之休戚也。不可與處則不安其矣。愚謂此詩始言邦族次言諸兄次言諸父。困苦愈甚而思

則愈親矣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

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
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
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蔽

必制反

帝

方味反

其樗

敷雪反

昏姻之故

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叶古反

賦也樗惡木也

樗在子云大枝擁腫而不中繩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壻之

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

爾雅曰壻之父為婚姻婦之父為婚又曰婦之父為壻

謂為婚姻

畜養也

○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淑

郵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

昏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

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蓄

音福叶反

不思舊姻求爾

新特成論語作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賦也蓄牛藟音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我行其野言采其蓄

音福叶反

不思舊姻求爾

新特成

論語作誠

不以富亦祗

音福叶反

以異

叶異反

賦也蓄當

音去聲

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

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

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依惡木求惡菜困窮

如此而婚不見收恤薄已甚矣雖不恐焉而不免有棄絕之意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一章二章自央以義而其意確三章責人以慈而其

微意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去民厚矣猶以為

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卹六行去下同

教民為去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

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

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為隣里鄉黨相保相愛也

故教以任宅合有故相受寄託出周禮地官相

明相救也故教以恤輯錄大司徒之職令五家

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

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

德行而勸之輯錄族師書其孝弟睦以為徒勸

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嫻不弟去

不任不卹之刑焉輯錄不弟即不友也不言不

則教之弟不恭厥兄則刑之使少者不敢凌長

也賈氏曰上言友在睦嫻之上專施於兄弟此

變言弟退在睦嫻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

之民乎此詩正為

秩秩斯干叶居幽幽南山叶所如竹苞叶補矣如松茂

也叶莫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叶矣無相猶叶余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

也苟叢生而固也猶謀也相謀相圖也相圖則異心

弟相疑忌故首以為祝○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輯錄

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

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此見

之美而宜其地輯錄嚴氏曰宜王作室之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干岸面對悠悠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宮室之美也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水記檀弓輯錄陳氏曰聚國族燕集國賓聚免禍也輔氏曰言兄弟相好者恐與參蕭三章同意天子諸侯雖立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祝禱之言如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息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息也輯錄兄弟友不可視報以為施兄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不可學兄而廢其恭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

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張子借其言以教人子引之非以此釋經也

特廣說詩之法耳或曰猶當作尤尤怨也

○似續妣必履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胡五爰居

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曾謂姜嫄

后稷也似續妣祖言其繼世而為天子西南其戶天子

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

南東其畝也此見其宮室之廣大爰於也居處笑語無不於斯

和輯也

○約之閣閣椽陟角之橐橐音風雨攸除直慮鳥

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叶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謂東板以載也

椽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為鼠之害言

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此發首章竹苞松茂之義芋尊

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下由外而內出垣

墻而堂寢次第當然也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萃叶訖如翼音輝

斯飛君子攸躋子西

賦也跂竦立也如人跂足直立翼敬也棘急也矢

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聲雉躋升也○言其大勢

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亦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

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聲言可

華采而軒翔如鵬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堂之美如

此而軒壯軒翥也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軒錄李

謂斯翼斯棘斯華斯飛等句不失之後亦不失之陋如所

夫為鼠則不失之後矣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

聖人易之以宮室以待風雨然則聖人作宮室之意

○殖殖市力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叶音噦

噦呼會其宜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

卑小迂回則暗故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明快正向

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寔與空音要之間也室東南

西南隅為與與空之間深密之言其室之美如此地也董氏曰正陽室寔陰室

謂觀其內而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以上三章皆言其身
高明深廣也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之所處者如此然三章總言其宮室之成爾四章則
自外而觀其堂之勢五章則自內而觀其室之制也
升於堂安於室則尊大之氣
象可見而安寧之意可知矣

○下莞上簟叶徒檢街乃安斯寢叶于檢于乃

寢乃興乃占我夢叶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彼宜

彼何維虺許鬼維蛇市奢反叶于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

火含反虺厲也多力能拔樹釋錄本草曰熊類犬多而虺蛇

屬細頭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

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此承上章君下

章故此

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

子之祥

賦也大人犬卜之屬占夢之官也輯錄通釋曰周禮

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華比占人筮人熊羆陽物在山

疆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

子之祥也輯錄金氏曰欲其生男女固祝頌之詞○

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

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所為

正故所夢有善惡此是以先王建官設屬周禮春官

吉凶之所由分也二人使鄭氏曰天地之會建厥

建謂斗柄所建厥謂前日一次建謂陽建故左旋於

天厥謂陰建故右旋於天然建厥所在歲歲不同假

今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日據幹辰據支意按戌者正月之日前一次也蓋季冬日窮於亥則在亥揚而為子明年正月在亥右旋逆數則戌為日前一次矣故建則自寅而卯而辰而巳而午而未而申其逆順周旋次第一定不易然今曆家以甲巳之歲建丙寅乙庚之歲建戌寅則建辰辰所處之日辰干支歲丙各不同也竊意賈說如此辨陰陽之氣鄭氏曰陰陽之此故附之厥一涉反辨陰陽之氣氣謂休王前後賈氏釋云凡五行值時者王生王者休王所生者相死金囚也賈說如此而不釋前後二字切意休前為囚王後為相休王前後豈兼休囚王相而言與○已上夢時之月日觀建厥所在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辨陰陽之氣以推吉凶也

吉凶 鄭氏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也又推後來事應之月日也其詳今以其說考之此蓋某年月日有何應蓋彼時日月五星所行於十二辰次在某處其日支干與夢之日支干若何相配合事至此當驗也然其占夢之法則賈說亡之矣○六夢一曰正夢無感而自夢也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得思念而夢也四曰夢夢因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日

喜夢六曰懼夢則又因喜懼而成夢也○(增釋吳師道曰周禮占夢列子同林希逸謂噩與俱不同噩者夢中驚醒則夢者也懼者有獻吉夢贈惡夢羣臣之所憂懼而夢也周禮注無別獻吉夢贈惡夢羣臣之吉夢而歸美於王贈者祭於四方而遣之以明其於逆新善而去故惡也○已上皆周禮占夢文

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 夢惡則恐懼脩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皆以祈悔禍之詳以察之莫不致其敬之之心也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巫主弔臨史書言動瞽辨斷事皆所以王中句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守君道之慎居處也 王中句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守君道之為皆善而夢皆吉夢矣自前巫後史以下語出禮運輯錄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當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瞽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扶而繼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他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 於旣之裳載弄之璋

其泣嗶嗶華彭反叶朱帝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韓錄及冬官玉人嗶大聲也帝天子純

朱諸侯黃朱韓錄朱黃朱明其色有深淺也呂東

子朱帝諸侯赤帝以韋為皇猶嗶嗶也君諸侯也

之上廣一尺下廣三尺

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增釋許氏曰

能據衣襪祿而巳今不獨衣之衣又必衣之裳弄之

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帝

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載弄之瓦叶

無非無儀叶音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罹叶音

賦也裼祿音也瓦紡墼也解每黃氏曰今所見紡無

物悲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

線為簾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瓦

成坎古亦豈有此事儀善罹憂也○寢之於地卑之

而詩人因指之歎也衣之以祿即其用而無加也

則加裳以飾之女子則不復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

加飾但即其所常用而已也績為事有非非婦人也蓋女子

也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

也治於家者也故無攸遂無所為而可也若為婦人之

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輟錄家人六二傳曰以

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

之禮精五飯五飯未詳據月令以為天子春食麥夏

掌養民疾而曰以五穀注謂依月令五方之穀通于上下以此五穀為飯愚謂月令五飯乃天子所食恐非孟母所言之本意周禮五飯又未必如月令之說而攷之於禮飯之品有黍稷稻粱白黍黃粱注云此諸侯之飯也天子又益以麥與黍以此冪酒漿養觀之則五飯云者止謂五穀之飯可也冪音密酒漿養去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出列女傳此之謂也

斯于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一章願其宜其宜室家三章至五章願其處身尊顯而安寧六章至九章願其生男與女而皆賢且淑也。解歸黃氏曰先言其基址壯厚而不拔兄弟之安居而不爭次則言其室家之制度居處之歡悅又次言垣墉之固棟宇之麗堂室之羨未數章則願其男女之衆多子孫之蕃衍而禱頌之意盡矣輔氏曰頌禱之詞始於兄弟之和睦而終於兒女之賢善家道之成無踰此者也解頌曰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况弟之相好而無相猶則非篤天倫之親也

不能也果能篤於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妻繫和氣之益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基業之昌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所以為善頌善禱歟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

部鄙反壞釋曰厲

王出居于彘凡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故疑其國都宮室之壞也故宣王即位更平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

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

下管與升歌對蓋堂下之

樂也出無禮與大射儀輯錄注云春秋傳宋元笙奏也又云吹蕩以播新宮之樂

公賦新宮

昭公二年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而此爾

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

賦也黃牛黑唇曰犛羊以三百為群其群不可數也

牛之犛者九十非犛者尚多也輯錄董氏曰三百維

犛以犛計也黑唇為犛則黑背為犛黑耳為犛聚其角

而息泚泚然音痴食已復而動其耳濕濕然王氏

曰泚泚和也羊以善觸為患善多故言其和謂聚而

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輯

陸氏曰占之視牛者以耳祭○此詩言牧事有成而

牛羊聚多也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牛馬羊豕

用者少故特舉牛羊愚謂雞豚狗彘之畜非牛羊匹

也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則馬又非牛羊可匹也特

舉二者以此○或降于阿或飲于池而唐或寢或訛爾牧

何河可業多何笠音立或負其餼音餼三十維物叶

律反業律反何笠律反或負其餼律反三十維物律反

賦也訛動何捐音竭也業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

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輯錄

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訛而牧人特雨具齋飲食從其

所適以順其性輯錄此申言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

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如祭四方之神而

則五色各有所用色○爾牧來思以新以蒸之承以雌以雄叶于爾羊

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麤曰新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

堅強猶曰壯盛輯
騫虧也崩羣疾也
火損曰騫全壞

錄釋文統其水反
疾輒相汙故曰羣疾
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

也獸關
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

馴擾從人不假筆莖
也筆主水反策也但以手麾

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牛順而易馴羊馴如

此牛可知矣輯錄解頤曰未二句見人識物情物解
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章言牛羊此章獨言羊者蓋牛服乘車動知人意
是牛易於馴者羊負狠好開難於馴擾今但摩之以

和於牛則惟曰溫溫也羊且能馴則牛之馴不言自
見矣或曰二章乃獨言

牛爾此章唯言羊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旄維旗矣實家漆漆

維魚矣實維豐年旄維旗矣實家漆漆

因反旄維旗矣實家漆漆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漆漆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旄部

野所建統人少旄州里所建統人多
輯錄春官司常

建旄復官大同蓋人不如魚之多旄所統不如旄所

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旄乃是旄則為人

衆
其夢可占衆維魚旄維旗皆以少變多之象也夢

中變化之詳如此則天下富庶之兆可推蓋因牧事

有成而設為頌禱之詞也牛羊衆多已為可喜民人

富庶又大可頌而至可喜故廣其意以祝之然豐年

之占若難曉豈以八殖五穀而又用五穀人多如魚

則五穀之蕃盛可見邪
增釋許氏曰此章傳謂占

夢之說未詳豈古者卜筮之家有是說與詩記此牧
成而考之之詩故設以吉祥之事終焉則亦豐年民

乃閉樂故以田以魚夢魚斯豐年之祥也旄者旄者
田官所建旄統人少旄統人多今
建旄之處乃建旄則民庶衆矣
無羊四章章八句
首言畜產遂其生次言祭祀是
於用繼言其疆盛馴擾之可喜

終則因致
稱頌之詞

節音裁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叶側憂心如惓徒蓋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斬

叶側何用不監古街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

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

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隱公三年世卿者

李氏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具俱瞻視惓燔卒

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甫所作刺王用尹氏以

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赫赫師尹則民具

爾瞻矣輔氏曰此以南山之而其所為不善使令

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

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何用不監一語所以起下章

則有以知其不平矣輔氏曰憂心如惓憂之甚也

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猶凡不敢而非敢正言其失

直指其非乎然國既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蓋事已至此而在家父則又有不得而不言者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

平謂何天方薦祖殺瘥才何喪息浪亂弘多民

言無嘉叶居憺反莫懲嗟叶遭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笈云猗

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猷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

猗猗然皆不甚通此句難通則起興之意亦難曉

甚通者蓋與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亦意太繁

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無不肖其長也。如此則與不平之意相近矣。今存以備一說。

薦荐通重反直用也。瘡病弘大喪亂弘多疊上惜曾懲

創也。○節然南山則有實其術矣。赫赫師尹而不平

其心則謂之何哉。以下數章皆自此推之蘇氏曰

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

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去聲亂神怒即人怨而謗讟

反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輔氏

曰是則所謂安危利誘而樂其所以亡者其亦不仁甚矣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氏丁禮反叶秉國之均

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尹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

不宜空我師叶霜

賦也。賦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懲空窮師衆也。東萊曰

空成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言尹氏大帥維周

之氏輔師王氏曰京師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

官而秉國之均政主乎平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

輔天子而使民不迷曉然知所勸懲乃其職也。今乃

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懲弔於昊天矣。不曰國政而曰

心者不能秉平其心則天祐之矣尹則不宜久在其

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弁及空窮也。不平之禍及於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弗問弗仕組里反

勿罔君子叶贊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古養瑣瑣

素火姻亞則無膺音仕

反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韓錄王氏曰已廢退

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殆危也。瑣瑣小貌。婿之父

曰姻。兩婿相謂曰亞。韓錄孔疏言每一人娶妹相亞次也。膺厚也。

厚任用之。○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

姪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凡事必咨

訪而後明。必更練而後熟。苟未能然。而欲妄試之。則是欺其君耳。故戒之曰。汝之弗

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

君子哉。民已不可欺。况可數其君乎。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

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

瑣姻姪。而必皆膺仕。則小人進矣。任用小人。皆不平

改者也。故以式夷式已告之。韓錄韓氏曰。小人而濫居要職。躡處高位。其智識既不能以察察幾微。其才

力。又不能以綜理事務。則其勢必至於分委姻姪之

人。以任政。而小人因得以並進矣。鑿空妄說。誕慢

欺。必至於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而政荒事

廢。召禍致災。無所不至。當是之時。是宜反躬自責。而

茲欲皆蔽迷惑。不反不至於危殆。其國家則不已者

此小人之常態也。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

者。則已之。瑣瑣姻姪。悉皆屏去。而無使汗縉

紳而盜名器焉。則何至於危殆。其國家也哉。

○昊天不傭。降此鞠。○昊天不惠。○昊天不

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但民心闕。○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

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

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

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

韓錄王氏曰已廢退

凡事必咨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任用小人。皆不平

苟而用其暴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
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民無怨
若其遠去爾平其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
心則其効如此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
所歸咎而歸之天也增釋許氏曰詩記鞠凶大矣匪
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王視
之則易進賢而退奸為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
平其心者見之王如幡然用其賢則尹氏必不居位
而民之怨息矣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
其罪如民惡怒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
遠矣夫何難哉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
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輯錄輔氏曰初言天而
人心說則天意解矣先生發明有以見君臣隱諱之
義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之說先儒所不及施之變
雅刺詩皆可通也

○不平昊天叶鐵因反亂靡有定叶唐式月斯生叶
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反
卒勞百姓叶桑經反盈
賦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於

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上君子憂之曰誰
秉國成者乃不自為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
使民為去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不曰國政而曰國
不能秉也此與三章
相似亦與四章相應
○焉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威威子靡所騁威
賦也項大也輯錄馬頤大則威威縮小之貌○言駕
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欲去而視四方則皆昏

亂感感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輯錄嚴氏曰家父駕此四

壯可以騁矣然視四方感感然縮小無可馳騁之東地是以留而不去蓋世亂則若見天地之狹矣

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天下之亂如此皆秉國成者之罪也

○方茂爾惡相息亮爾予矣既夷既懌如相醜市由矣

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

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

主而相醜醜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

鬪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

也感感靡所騁者此故也導民以也惡傷民以亂非尹氏而何哉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考服怨其王叶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我

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紘

人之正已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小人不責已而責人如此輯錄

呂東萊曰篇將終矣復嘆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也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

之攻已者

○家父音作誦以究王訟式訛爾心以畜許

反萬邦

賦也家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

自言作爲此誦輯錄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

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因其心之不懲也故告

平者可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

平矣

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
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
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
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輯錄輔氏曰東萊謂篇
之王心焉此說當矣故直至此章方說箇王字蓋言
至此則王亦不得不在其責前章雖言譏尹氏之用
小人而不及王然王之所所以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
用尹氏者亦不能逃其責矣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
與適音去也政不足與間音去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
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
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
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此詩十

何為主一章居高肆惡而國家禍患不知肯
章謀邪作辟而天人禍譴不知懲三章昧於所
事致上天絕已而不知退四章念於所事以執
黨宰國而不知已五章天雖云變而尚可消其
變六章天益生亂而不肯止其亂七章則君子
避亂無所八章則小人肯亂成俗九章言天禍
我王尹氏則怙惡而增善十章又歸本於王欲
其政惡而為善也增釋許氏曰此詩刺王用
尹氏前九章推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一言
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家父之善於辭
也其所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為政不平而
委任小人也一章言尹氏之失民望而致愁感
二章言為政不平而不顧天怒民怨三章言大
師為國根本為政當均平而其任之重如此四
章言任用小人連引私黨五章言君子可消天
變六章承上言尹氏不但不能弭天變抑且生
禍亂下四句則應前第四章而又起下章欲道
逃之意七章言欲道無所往八章言小人情狀
九章言尹氏自用拒
諫十章歸之於王也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

來求車

輯錄桓公八年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

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

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見

正音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

獨兮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癩音鼠憂以痒音羊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王

陽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癩憂幽憂

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

時增釋四月純陽也霜陰也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

為姦偽之言以惑群聽者又方其大上之人有以繼

曰霜降非時於降于上也起于下也上下如此則國亡無日矣然衆人莫以

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輯錄輔氏曰正月而

者其矣訛言而孔將則亂之起於人者深矣天災人

禍雖然並見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為憂是皆

所謂安其危而利其僇者也惟作此詩之大夫獨以

為憂故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又曰自哀我之憂所

以如是夫者政緣其小心畏慎是以幽憂而至於病

也解頤曰京言所憂者大則非止於一昂也廩焉

言所憂之獨則有以異於衆人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瑜不自我後叶下反好

言自口叶孔五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瘡病自從莠醜也輯錄王氏曰莠惡也愈愈

益其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訛

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

口輯錄輔氏曰此重言訛言之害也天言是以我之

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輯錄輔氏曰夫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為是而已以為

非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動與衆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

○憂心惇惇

其營反

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

以政反

其

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焉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惇惇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

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

商其淪喪

去聲

我罔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

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

輯錄輔氏

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

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

鳥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輯錄解頤曰念我無祿傷已之不幸

也并其臣其所從之

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詞也

○瞻彼中林侯新侯蒸

之丞

民今方殆視天憂憂

莫登

莫登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侯維殆危也憂憂不明也皇天

上帝天之神也

程子曰

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

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

今方危殆疾痛號

平聲

訴於天而視天反憂憂然若無

意於分別

必列反

善惡者

人之視物小大甚明而天之於人善惡乃無別此以人之

有見與天之無知亦及其意以為興也

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

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

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

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輯錄

史記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飯楚平王墓鞭尸三

百中包胥使人謂之曰子之疑出於此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訊音之占夢叶莫具曰子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胡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

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

難辨者也○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輯錄

曰山為岡為陵人皆知山之謝氏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

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前責謬人矣至此及其詢之故

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必列其

言之是非乎輯錄補氏曰故老舊臣可以决事理之

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但皆自以為高子思言於

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

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輯錄下

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

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

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

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君臣皆好訛言如

○謂天蓋尚不敢不局叶苦謂地蓋厚不敢不踣井亦

維號音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叶蝎星

賦也局曲也踣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蝎音也

虺蝎皆毒螫音之蟲也輯錄爾雅○言遭

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踣音

而立身之後也累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

足而行後之然也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

此乎指譏人辭鍾輔氏曰所謂此者即上所言之謝氏曰身在天

容則人之害人者為也為錫世道亦可哀矣

○瞻彼阪音反田有苑音其特天之抗五忽我如不

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音反崎嶇境音音堉音音之處音音苑音音茂

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抗動也音音胡氏曰抗有力

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苑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

恐其不我克何哉音音乃不使人皆理之離明者也故

亦無所歸怨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

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然

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音音其無常如

此音音是其机我之甚也音音鄭氏曰言有貪賢之名

無用賢之實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音音矣燎音音詔

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音威音音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

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音音姓也音音朱子曰褒

以積罪是為褒以幽王為褒音音威亦滅也○言我心之

憂如結者為音音國政之暴惡故也音音是以暴惡燎之方

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

而一褒妙足以滅之火盛難滅國盛易亡女禍之不可解者以國政之暴也○增釋心憂如結而憂

之方盛也然盛大之宗周一女色之禍而致危亡蓋

可傷也已其有蓋傷之也時宗周末滅以褒妙淫妬

國者可不戒哉謂王溺或曰此東

說誦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七章皆述王信訛言

亂政至此始言戒周主於褒妙者謂王溺

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妙滅之有監戒之

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

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終其永懷又窘末賔陰雨其車既載才再乃棄爾

輔叶扶載如輸爾載才再將死比羊伯助予叶寅

比也陰雨則泥濘寧去而車易去以陷也載車所載

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可解脫之物

輸音隴也音隴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

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

大難去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

至而棄賢臣焉也防也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

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

則無及矣不無棄爾輔音于爾輻方六反屢顧爾僕

不輸爾載力反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力反

比也貪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音顧顧視也僕將車

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

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爲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輯錄解頤曰輻以固轅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二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苟始之不謹則終之敗也必矣不一說王魯不以是爲意乎

○魚在于沼叶音沼反亦匪克樂音洛雖伏矣亦

孔之炤音為憂心慘慘七感反當作念國之爲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爲生已感

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

也輯錄嚴氏曰君子不專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然感者惟念國政之虐而民罹其害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戶交反無洽比毗志其

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惄惄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云訓旋周旋也惄惄然痛也○

小人得志持說人輩有旨酒嘉穀以合比其隣里怡懌其

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輯錄解頤曰旨酒嘉

澤其昏姻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憂亂畏禍之人則其家之不能怡而何以合比其隣里其身之不能保

而何以怡澤其昏姻此君子之憂所昔人有言燕雀

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

禍之將及出孔叢子論勢篇輯錄其此之謂乎輯錄

曰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群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

○此此音彼彼有奎藪藪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

是極酸角反都木反哥我矣富人哀此惴獨

賦也此此小親藪藪音陋指王所用之小人也

穀祿天禍極害皆可獨單也。○此此然之小人既有
屋矣軟軟寔陋者又將有穀矣。亦指諸人輩而民今獨無
祿者是天禍極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
此富人猶或可勝。聲平惇獨甚矣。輯錄或疑其曰前章念我獨巧憂心慙慙
若唯及其教矣。此章奇矣。富人哀此惇獨其不忘天
下之情如此。解頤曰：富者優於財而裕於力。惇獨者
處於財而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
孤獨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一章言讒人不敢天

變二章言讒人反海正人三章則民將停勇而巳同其禍也四章言天未肯分別善惡五章言人莫與辨是非六章言已方長恨而人肆其毒也七章言國家不用賢人八章言文禍能覆宗國詞意憤厲至此極矣九章十章則復說棄貴之意十一章則復說畏禍之意十二章十三章

則復說縱擾人之意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反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

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爾錄陳師凱曰：三百六十五度之外其餘分於一度之中當四分之一。如以一度分作九百四十分當得

二百三十分也。左旋於地。輯錄陳師凱曰：坐北而南則京

東故為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輯錄陳

左旋一晝一夜轉一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天運一日夜轉一度也。黃帝存齋以天運日月皆從角一度

起為準謂天行一周因日右行退了一度故每日須進一度然後日出是為天過一度以其過處分為天
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十九分度之七陳師凱曰如以一度為九百四十分

分七釐弱也每分該四百九十分

分而忽八釐以七乘之該三百四十分

五絲七分九釐九毫九絲九忽二微虧八故日一

歲而一周天約計三百六十五度二日零三十分

二十九日有奇居宜而一周天零三刻

二十四分日之四百九十九陳師凱曰以一日十

六時零二十九分也又遂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

凡十二會蓋蔡本儒家之言而詩傳則以曆法退齋曰

月行常以二十七日上文首以晉法冠之陳懼齋曰

而與天會二十九日與天會四十九日

而與日會日一年與天會月一年與天十三會

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晦則月光復蘇而為朔

以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朔後晦前各十五日

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謂之朔

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輯錄渾儀說日月行

在十五度六十二分有奇謂衡分天之中為望望

變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

也度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度也日月之

行有先後則一東一西各在一度至此而東西相會

同其度矣日月所行相去常六度則一南一北各

其道也至此而南北相交同其道矣尋常之合

同度同度而又同道則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

縱橫相合最親切者也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

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

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月所揜而食輯錄語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

日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為

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

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月所揜而食輯錄語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

日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為

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

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月所揜而食輯錄語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

日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為

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

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月所揜而食輯錄語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

日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為

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

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月所揜而食輯錄語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

日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為

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

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月所揜而食輯錄語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

日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為

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

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月所揜而食輯錄語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

日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為

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

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月所揜而食輯錄語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

日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為

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

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月所揜而食輯錄語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

日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為

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

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月所揜而食輯錄語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

日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為

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

此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孔氏曰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又曰曆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尋常對只是同度同度而又同道則月亢苦浪反日而月為之則縱橫相對最親切者也食亢當也日為火火體光散在外而內則暗月為水水體外暗而內則受光日月相對大親切則月正當日之內暗處故月無所受之光而月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上聲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初替反差又宜反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此又天人相與感應之理而數有不盛陰氣不敢犯之自然退縮如小見焦釜其流自也然少退縮即彼此相差而同度必不同道同道

不周度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音背君父妾婦乘音乘

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

食輯錄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雖曰行

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以數言之則其變矣輯錄黃

祥翁曰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少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頓交而食者然

日月同度同道之際行有分數則食亦有分數也若以常度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八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頓交而食者也在平人君行事之所謂感

昭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

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

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

壯之甚也輯錄孔甚微虧也彼日則宜有時而虧矣

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輯錄蘇氏曰天變既見君

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即叶反四國無政不用其

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

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

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增釋許氏曰此言日食因不用善人婦也臣也小人

也皆陰類也相與蠱王心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而敗政事故謫見于天也

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

猶可言也輯錄輔氏曰望時月所以他固是陰故勝與陽亢後如此然曆家又謂之暗虛

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輯錄隱公一桓公二莊公

四傳公三文公二宣公三成公二襄而月食則無紀

記焉亦以此爾增釋許氏曰日月告凶證不由其道也

善謂暴亂又作也因天變而修人事則可以轉災爲祥今天變既如彼人事又如此郭林宗所謂夜觀乾

象晝察人事天之所發不可支也此主言日食而云日月告凶者謂月侵於日而食也日月之食皆爲變

然以陽侵陰猶爲常事以陰侵陽何其不善也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叶虛反百川沸騰山冢萃

反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憖七感反莫懲

賦也燁燁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輯錄前漢李尋傳注

日雷電失序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萃崔嵬也高岸

崩陷故爲谷深谷填塞故爲陵憖曾也○言非但日

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

恐懼修省卷并改紀理也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解

謝氏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斃也嚴氏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川沸山崩陵谷遷變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

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

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

君而欲止其亂也由董子之言觀之則當上天災異

使幽王於此能懲之則亂可止矣朱子引之以證詩人願望其君之意已上二章言災變之不一如此

○皇父音甫卿士音甫番維音甫司徒家伯音甫為宰仲允膳夫

栗則留子內史蹶俱衛維趣馬叶滿禡音

維師氏豔餘瞻妻嬭音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栗蹶禡皆氏也

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栗蹶禡單言又卿士六卿

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

士周禮大宰之屬有上中下士禮見天官冢宰輯錄

上上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公羊所謂宰士使宰咺來歸仲

子之謂公羊氏曰宰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

士是也定公四年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

證以常武首章則前說為是輯錄許氏曰常武之呈父是卿士兼太師也太師三公之首而卿士兼之則

非大宰之屬明矣常武皇父賢者也故詳著其官而

又本其祖蓋非十月之皇父矣然足以證卿士或說

然未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輯錄天官大

卿一人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音膳羞者也

膳夫上士二人鄭氏曰食飯也飲內史中大夫掌齎

酒漿也膳牲肉也蓋有滋味者

膳夫上士二人鄭氏曰食飯也飲

祿廢置殺生子音奪之法者也

輯錄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

法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

輯錄夏官馬正孔疏師

氏亦中大夫掌司朝音得失之事者也

輯錄地官屬

司王制掌國中失之事注王視朝則居其左以司察之中中禮者失失禮者杜子春云中堂為得記君之

得失美色曰監監真即褒姒也煽熾也

輯錄王氏曰

火之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

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

故也

此章即不用其良一句而詳言之蓋惟原災變

一作故先數之以為罪之魁也○言所以致變異之由由所用非人也

十外所用之人又責其內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叶謨

牆屋田率汗

音乘

曰予不戕

在良

禮則然矣

叶謨

賦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汗

停水也萊草穢也

輯錄孔氏曰汗者記曰汗其宮而

是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

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汗而

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輯錄

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已之欲每有興作

謀及庶民如盤庚遷設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

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孔氏曰皇父以

親寵封於外內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役之不以其時

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入窳其家業故述其情如此

王氏曰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及于民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

通表志不盡
下情者哉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擇三有事置侯

多藏才浪反不慙魚觀反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放反擇

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輯錄王氏曰皇父自有甚都聖故因而畿之曰孔聖也

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

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

是也輯錄孟州即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三有事三卿也輯錄孔氏曰

強上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但往也○言皇父自

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

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

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上章言皇父役以非

皇父動以私事而棄其君使下不義事上不忠國之賊也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器

器五刀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叶鐵反噂子慎

沓徒合反背蒲味反憎職競由人

賦也器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輯錄說文沓重平

復也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

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輯錄蘇氏曰無罪而且然下

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沓多言以相說同而

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說口之入耳已難黽勉

以從皇父

之役而請不免說則禍非天降實小人所為爾深怨之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莫背反叶四方有羨徐面反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直叶

賈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痲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

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

有餘而我獨憂眾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

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

不安於所遇而必傲我友之自逸哉上章言匪降自天則知禍所從

來矣而處禍患猶以命則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蓋詩人之忠厚如此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前三章具言災變四章言致災召變之人五章言

章專責皇父七章八章言已遭皇父之害而歸之於命也。正月繁霜十月日食天變變見此

二詩相承之意也。增釋許氏曰詩人謂天災地變之交見內有褒姒之邪變外有皇父之貪

殘牽引惡類相為表裏褒姒禍之本皇父罪之魁以致流離破壞無所安處故作是詩以刺之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息喪饑饉其斬斬伐

四國叶于反是密中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彼有

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音烏反

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輯錄王氏曰浩浩氣廣大

日昊天駿大德惠也輯錄傳穀不熟曰饑疏不熟曰

饑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輯錄謝氏曰舍罪者伏其辜心服

淪胥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

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

此當是昊天疾威作是字者傳寫之訛也現註中不釋是字至後小是篇方釋可見

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

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爾雅此篇不訓昊字

夕互見謝氏曰仁覆闔下者昊天也今乃疾威如此

豈不為斯民之慮乎豈不為斯民之謀乎通釋曰以

昊天言不廢其德以昊天言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

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

則如之何哉有罪而伏辜者殺之猶未已無罪之人

○周宗既滅靡所止矣止大夫離居莫知我勛

夷世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弋邦君諸侯莫肯

朝夕叶祥庶曰式臧覆反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矣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

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出天官宰夫一日正二日

六日史七日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諂

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勛勞也三事三公也爾雅

壽翁云如漢魏以來史之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

位登三事皆指為三公○言將有易姓之

禍其兆已見音現而天變人離又如此上章言天變此

范氏曰彗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莫

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庶

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且或曰疑此亦東

李氏曰時王上為天所怒下為民所怨內則宗族被

遷後詩也輯錄通釋曰詩言周宗既滅似亦道已然

之後

○如何昊天叶鐵因辟言不信叶斯如彼行邁則靡所

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

子指群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

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

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輯錄

不相畏不畏天也此詩以敬身為主所謂敬身

此詩以敬身為主所謂敬身流於放肆是也能敬其身則能敬人而敬天矣羣臣

道何有此章始因責王而遂責散去之人也輯錄蘇

氏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

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輔氏曰

常人之情無持操者見王所為如此則皆從風而靡

不可不深體而力行也

○我成不退叶吐類饑成不遂在登我誓思

御憺憺于感日瘁徂醉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叶息聽言則答叶說言則退

賦也我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大壯

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輯錄通釋曰楚

近蓋如漢侍中之官也入侍天子憺憺憂貌瘁病訊

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飢饉已成而

王之遷善不遂輯錄解順曰兵已成矣而為惡不退

而遷善不遂則天怒使我誓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

而飢饉將益甚矣

齊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諫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愁苦八反無憂貌乎。王雖不然已。不忍去。爾羣臣乃畏禍而去之。爾於敬身之義。何在乎。此章雖有責王之詞。而所以責去者。益切矣。○二章言莫知我勸。此章言憐憫日瘁。見贊御者之能敬其身如此。韓錄輔氏曰。聽言則答。諸言則退。畏罪者不敬其身者。聽言則答。面從者也。諸言則退。畏罪者也。面從者不盡其情。畏罪者惟知有已。皆不能敬也。通釋曰。四章言王為不善。而羣臣無忠告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入維躬是瘁。嗇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嗇苛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

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出

以出之也。用力以出其言。則其言甚艱。正與巧言如流者相反對。佞人之言。當世所

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疑滯。而使

其身處於安樂。音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去忠直而好

去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棄忠用佞如此。若可去矣。然去

則非躬身也。

○維曰于仕。里孔棘且殆。叶云不可使得

罪于天子。叶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

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

可使。不可使直而在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

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艱也

難也如此若可去矣然去則非敬身也此二章憂時感時而責散去者之意在言外也

輯錄輔氏曰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為哉忠言獲罪

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嚴氏曰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從道則違時

從時則違道寧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

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

反泣血叶虛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指離居者鼠思猶言羸憂也

鼠思義同○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

承上文五章六章而言也故群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

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不

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

矣孔氏曰人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

由聲也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

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

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

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

句

首章述災禍而告諸天二章陳亂離而責其王

章雖道時事而實責散去之人七章則又詰之

以情而正責之也增釋許氏曰首章言吳天降

災雖曰賦而實如此雖曰飢饉而終篇大意皆

言前後髮見作詩者蓋督御之賢者也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通釋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替御慘慘日率固可見其作於替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

終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
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群臣懼禍
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於詩
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問或替壽後在
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象
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
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
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
十九年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經卷之十二

詩經卷之十二

詩經卷之十二

小旻之什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適音律何日斯沮在舉謀臧

不從不臧覆用叶于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適僻沮止臧善覆

又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丁貢以從

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

邪僻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

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達善從惡所以為邪僻

○滄滄許急訛訛音紫亦孔之哀叶於謀之其臧則具是

也慶源輔氏曰昏亂之世庸暗之君謀猶邪僻無日而沮止者故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

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叶

賦也。滄滄相和聲也。訛訛相詆也。面相詆也。而具俱底

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陽與而陰非之計

也。輯錄謝氏曰。習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

則從之。輯錄此即謀或不亦何能有所定乎。以上二

或於邪謀如此。蓋無應言之明而用捨不當也。然上章專責其君。此章并責其臣。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于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

反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如匪行邁謀是用不

得于道。叶徒賦也。集成也。○卜筮數音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

其所圖之吉凶。增釋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謂求

告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音所從。輯錄云。謀夫

也。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上。謀及庶民。蓋彼之所

以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

之所謂謀夫。則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

是各主其謀也。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

適謀之難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輯錄孔氏曰。謀而

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爾言是聽。叶

維爾言是爭。叶側如彼采芣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輯錄通釋曰。詩中

章。猶訓謀。此訓道而微猷與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

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

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

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不成也哉。古語曰。作舍

道邊。三年不成。解錄。東漢博士。曾褒請看漢禮。班固

家言云。云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氣蓋出於此。上

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變足矣。蓋無聽言之明。而用捨不決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叶民雖靡盬。火反。或哲

或謀。叶莫徒反。或肅或艾。音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叶蒲寐反。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靡。大也多也。艾。與又同。治也。

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

焉。或聖或否。言是非。非明者可見也。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

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

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能別則不

惑邪謀矣。能用哲謀。肅艾。則是斷以聖哲謀。肅艾。即

從善矣。不然則邪謀之致敗也。必矣。此豈作此詩者

洪範五事之德。則聖人之德。五者咸備。此

亦傳箕子之學也。與五事之德。各一其德也。但此章

肅艾。則聖之一德。足以兼乎四者矣。又通而智。則謀

無不審。嚴而治。則謀無不定。故聖哲居謀之前。肅艾

居謀之後。詩意。蓋以謀為主。故其序亦與書之同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湯河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叶一。反。如履薄冰。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

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惟其而不知，不斷之為害也。故詩人危之如此。上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憂禍不可救，此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恐禍不可避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增釋許氏曰：一章言君邪

僻不用善謀而用不臧。一章言臣阿比共違善謀而從不臧。一章之謀猶君之謀猶也。二亡之謀猶臣之謀猶也。一章謀臧之謀指臣之謀。二章謀之之謀指衆人之謀也。三章又言臣無有任責而決衆謀。四章又言君臣不法古而無遠慮。五章言天下未嘗無才，但不能用之，則望望而未形者，戒謹恐懼以終之。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

所以別

必列反

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

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上聲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

小蓋即用其舊也。

宛

於阮反

彼鳴鳩翰

胡旦反

飛矣天

叶鐵反

我心憂傷念昔先

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班鳩也

輯錄陸氏曰：似翰羽矣。至

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

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

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

念昔之先人哉

鳥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父母之賢雖不可及亦努力追及之。爾此皆

勉強以求其至者。物既皆然。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人不可以不然也。故以起興。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不寐有懷。正可以見努力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不及其親。則遭禍而辱其親矣。是以念欲及鳴鳴本不能高舉。今乃能飛矣。于天矣。以興人皆可學。而進其德也。父母之賢。晝夜思以效之。

爾儀天命不又。叶庚。益反。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扶反。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輯錄解順。曰整肅者。必不以酒而喪儀。通明者。必不以酒而敗德。此所以能溫恭自持以勝也。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輯錄一。專也。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克能敬者也。昏而不能

敬者也。一善一惡。可以為勸戒矣。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懼也。敬則天命在我矣。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輯錄輔氏曰。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天命。不又益言不可恃天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矣。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力果。負。美。反。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螺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不空。上中七日而化為其子。輯錄釋文曰。蜾蠃即細腰蜂。為。蠶。謂。蠶。土。作。房。耳。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負。之。成。已。子。嘗。折。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

却在子下音練視音况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

矣言民皆可采也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

負之以與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

似之可也以之者使之似已也○此章既以其可必共之理為興又以其可變化之理為興

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穀所以終采穀之興似所以終

負與負與於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

也教其子使為善亦敬威儀而已輯錄解頤曰善其

身所以繼先人也教其子所以繼吾身也物之在外也猶可采而有之况吾善本吾身之所有乎物之

不似也猶可負而化之况子之性亦吾之性乃其本

身於教子可謂兩得矣似者乎為此詩者其於保

題大計彼脊令音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

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叶桑

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摧載則而汝忝辱也

○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

月斯征矣漢東方朔傳云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怠譬

甚努力進善亦猶是也此亦以勉強勤勞之意為興

也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

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努力以求無辱其

且此申首章及二章之意輯錄解頤曰春令之且飛且鳴其勢之不能以已也我兄弟之日邁月征亦其情之不能以已也夙興夜寐各務努力以求無忝於先人可也天之密運聖人之不已君子之自強皆此意也而此詩及之其亦有得於聖賢之學也歟

○交交桑扈音率場啄粟哀我填都田寡宜岸宜欲獲粟出下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嘴肉食不

食粟釋錄孔氏曰俗呼青雀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

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頰皆有文章所謂率場豕粟有

粟填與瘠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汙鄉亭之繫曰

汙朝廷曰獄釋錄亭道路所舍也并新同切也○扈

不食粟而今則率場豕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

岸宜獄矣此以受所不言王不邱鯨寔善陷之於刑

辟音也所謂我心憂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

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所以自善之

儀而已然又憂不能言綏粟以見其貧窶之甚此章

之意發爾儀

○桑扈人如集于木惴惴之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

賦也温温和柔貌釋錄謝氏曰温温而恭者謙和之

如集于木恐隊也如臨于谷恐墮也彼温恭者則

彼小心者則如臨于谷也賢者之敬其威儀如此我

之戰兢得不然哉此章又以終敬爾儀之意輯錄鄭

氏曰哀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如此

小宛六章章六句首章念父母以發相戒之端二

言爾當教子以此敬四章言我之喪爾當日說

月將於此敬五章言時事如此已不可不

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

定讀者詳之增釋許氏曰此詩遇亂而序兄弟

則謹其德前四章脩德之事後一章免禍之意

弁薄干反彼鸞音斯斯音先歸飛提提反民莫不穀我獨

于罹何辜于夫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鸞雅鳥也雅與同小而多群腹下白

江東呼為鴨凡又音早鳥輯錄爾雅鸞斯鴨鴨詩註曰既

雅即鳥也有音雅也斯語詞也提提群飛安閒之貌

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

言弁彼鸞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

則鸞斯之不如已如物得自如人不知何辜于天我罪伊

何者怨而慕也釋怨而思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

之何則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之詞也怨之之詞相

又同故集傳本諸孟子而以此證之輯錄解頤曰民

謂得罪於父則母于兄弟之間皆不能以保其樂也

子以父為天父之責不知吾愛即天之不吾與也何辜于

天我罪伊何自責不知此詩本叙其哀痛迫切之情故

以憂之一字為一篇之綱領下章凡七言之

○跋跋徒登反周道叶徒鞠反為茂草叶此我心憂傷

怒乃登反焉如擣丁口反叶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叶魯心

之憂矣丑如疾首如疾首

興也跋跋平易去聲也周道大道也鞠窮窮塞也謂屢

怒思擣春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疾猶疾也○跋

跋周道則將鞠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怒焉如擣矣。

平易之路一或塞之則生草憂傷之事一或忘之則痛心是皆先事而致慮之之意且以一廢一舉相對也

精神憤反古對眊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求歎夢之

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輯錄年少而容貌老也疾如疾首則

憂之甚矣輯錄爾氏曰怒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

願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怒焉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疾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維桑與梓里反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蕭彼反

不屬音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里反

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輯錄魯并邑居各樹二畝半以為宅也

之牆下以遺去子孫給饗食其器用者也瞻者望也

仰之依之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

離附也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

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

此以情愛輕重相對而為興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

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

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首章與此章皆怨而

慕也但首章有控告之意此章有痛切之懷輯錄謝氏曰父母不我愛求其說而不可得曰不知天生我之時果在何歟不可得而知也

○覯音彼柳斯鳴蜩音嘒嘒音有漼音者淵音萑音

矣不遑假寐韋反淠淠音反計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居氣反心之憂

興也。苑茂盛貌。蜩蟬也。噤噤聲也。淮深貌。淠淠當易匹詰

反衆也。屆至。遲暇也。○苑彼柳斯。則鳴蜩噤噤矣。有

隹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

水。下不知其何所至乎。物類相容則有可止息之處。我不見容則如人所不用之。

舟而無可止息之處矣。此以人不如物而起興。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

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雝。音講尚求其雌。音千

西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群也。留猶顧也。雝雝鳴也。

壞傷病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雝之

朝雝亦知求其妃。音匹。雌。雝。而求其雌。物無不有。

於其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

無枝。物相顧念則有可生全之理。我既不見顧念則如生意所不及之木而無可生全之理矣。亦以

人不如此。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相息亮反投兔尚或先。蘇薦反。叶蘇晉反。之行有死人。尚或

瑾音觀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蘊之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瑾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

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

尚或有哀其暴。步木反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

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

其秉心亦忍矣。以不忍之心與忍心。又以待是以心

憂而涕隕也。五章以前多為自怨之詞。以怨已此及下章則雖自怨而實怨其親矣。

○君子信讒如或醜市由反叶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

伐木倚寄彼反叶矣析薪施教氏反叶矣舍音捨彼有罪

予之佗吐賀反叶矣

賦而興也。醜報惠愛舒緩究察也。倚倚也。以物倚其

巔也。施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醜

爵得即飲之。輯錄孔氏曰。醜。酬古字通用。此。前得讒。即授而行之。如旅酬也。曾不加

惠愛舒緩而究察之。輯錄解頤曰。不加。愛是無復則。意之萌矣。不加。察是無復是非

之辨矣。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

尚倚其巔。輯錄箋此句下有不欲妄踏之。尚。折薪者尚

隨其理。皆不安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諸人而加

我以非其罪。輯錄解頤曰。惟其無是非之心。故人之。有罪者。則舍之而不問。惟其無測

心。故我之無罪者。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凡處細微之事者。必有理而及以非。理罪我乎。此以待人不如處物起興。

○莫高匪山。旃反莫後蘇後反匪泉。君子無易夷鼓反由言。

耳。屬于垣。無所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

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

望左右。而生讒譖也。輯錄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於垣。墜間以

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何君子之向背如何耳。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

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

恤我後。蓋比詞也。輯錄王氏曰。毋逝。梁發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我躬不

閱。遑恤我後者。無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

如之何。自決之辭。

玄舒王韓愈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

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

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

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引

宗事見本發以前當如此蓋以證前四句之意也○

輯錄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無宜曰

之受離主於褒姒伯服之譴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

掌世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

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為推本其亂之所由生

言語以為階者是也無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次

後絕意之辭耳

小弁八章章八句

一章怨慕也二章自怨也三章

五章無所聊生則又為自怨之詞六章七章則

怨及其親而怨之中不忘於慕也至八章無所

我梁以下為結意之詞云○增澤許氏曰

內五心之憂矣一曰云云之何其詞尚後二

疾如疾首則切於身矣三曰不遑暇寐則晝夜

無有休止四曰寧莫之知則無所告訴而倉卒

急迫故終之以涕隕也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

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遂宜臼而宜臼作此以

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

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

詩也爾錄因謂執帶不有人於此越人閔音弓

而射音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况

閔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

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爾錄親親之固矣

夫高叟之為詩也先射其弟以比幽王棄子師

之心即親親之仁也若小弁不怨則疏其親矣

可乎哉惟其慕之所以怨之小弁之可取者正

以此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

可磯亦不孝也微微之而遠怨放遠之孔子曰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吳天之怨怨已也小弁

怨其親也不得乎親而談笑道之則其心忽然

矣不必計其怨之同異也所可惜者小弁之親

親一時之慕爾使能即此良心以致終身之慕

則成中成有豈遂至於忘其親乎孟子論是詩

無賦詞毛傳引之集傳用之以見孔子錄之

故也曰小弁之怨怨不為

不孝也曰小弁之怨怨不為

詩處夫婦間曰小弁之怨怨不為

則然也曰小弁之怨怨不為

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然

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興白華之詩其八

皆比小弁之詞婉而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

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

怨怨昊天曰父母且子餘

無罪無辜亂如此憮反吳

天已威叶紂反予慎無罪叶音

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

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

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

也昊天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威甚大矣

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輯錄嚴氏曰首

○亂之初生僭側蔭始既涵音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

反

章傷已被讒也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首

子如怒叶反亂庶遘市專沮蘇呂君子如社音亂庶遘

已

賦也。借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遘疾沮止也。社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遘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遘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容不當容。則讒來而造亂。用不當。惡揚善則讒無從起矣。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

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輯錄嚴氏曰。讒生於優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也。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渾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丁夾反。叶。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其恭反。

賦也。屢數音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音。餒音。血告神。以相要音束也。輯錄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飲其牲。加書於上。而理之。有疑不協也。季氏曰。考之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飲。飲也。盟者以血塗。盜指讒人也。餒。進邛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聖。

聖說。說珍行。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

蔡氏傳。聖疾也。音即。

聖說。說珍行。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

聖說。說珍行。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

聖說。說珍行。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

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

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

增釋：兵師道所謂亂是用長，是用暴，是用饒，皆進進不已之意，共亦訓進。此言若不止所進，則維王之病矣。是承上意。

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

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不能止讒而喜

聽讒則讒為亂階必矣。以申上章之意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躍躍他歷免遇犬獲叶黃之

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

疾貌，免獲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

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寢廟難

子能作之，大猷難定而聖人能定之，人各有心，而予忖度之，而我能忖度之，此以能所難能為興而

以躍躍免遇犬獲之，此焉又覆興比以見讒人之

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以二事為興言，得讒人

比言得讒人之心甚易也。輯錄朱子曰：詩人所以奕奕寢廟，大如此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諂之人，却以奕奕寢廟

廟秩秩大猷起興，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潘時舉對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

禮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是言者自無非義理也。

○荏荏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主

之。蛇蛇叶上碩言，出自口叶孔矣。巧言如簧，顏主

之蛇蛇以支碩言，出自口叶孔矣。巧言如簧，顏主

五叶胡矣

興也。荏荏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

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

者頑不知耻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植也

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柔木皆可用故君子樹之

皆可用也故以其心辨之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

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輯錄解頤曰詳審而不暴

以為容逢迎以為悅巧言也真氏言之徒可羞愧而

彼類之厚不知以為耻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

所用耻焉。其斯人之謂與。我得其心彼不知耻所以

道曰蛇蛇安舒正對類厚而言巧言者自欺之心達

於面然有不可得而掩者其類豈得不厚乎上章第

五句六句以見能得說人之情此章第三句

四句至末三句又以深見說人之狀言也

既微且虺市勇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居希反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無無拳音權無勇職為亂階叶居

賦也何人斥諱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為故反之

故為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

之麋見秦風拳力階梯也音限傷音羊為微腫足為虺

輯錄孔氏曰郭璞云射脚腫也傷瘡猶謀將大也○

言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讒口

交鬪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腫之疾亦何能勇哉而

為說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

居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為惡者寡是亦

無足畏也鄙而賤之之詞

巧言六章章八句輔氏曰四章五章謂說言易辨

骨韵音餘

前刺聽說者五章以後刺造說者。增釋許氏曰。夫人既被說終篇未嘗有怨對詆斥之語。拳專以欲諷上之審聽。而五章且以開說人之迷。不自憂其身。而惟憂天下之亂。不惡怒其人。而發其羞耻之心。詩人之忠厚如此。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銀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貧反伊

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

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

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

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

為生我之梁。輯錄歐陽氏曰。魚梁者古。人營生之具。詩屢言之。而不入我之

門乎。以詩之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

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

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輯錄輔氏曰。首二句責

中二句疑之也。而猶有望之之意。末二句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道然亦無怨對之辭。可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果胡逝我梁。不入我門。我始者

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言弔失位也。○言二人相

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輯錄輔氏曰。雖已明

為不知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言

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叶鐵因反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

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

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

柰何其諳我也首章疑之二章三章微責之輯錄輔

不與于天而諳我如是也古人責人往往至天而極如兩無正所謂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亦是意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叶字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心反

胡逝我梁祗音攬交邪反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也攬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

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

適所以攬亂我心而已猶適所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叶商居反爾之亟紀力行行違脂爾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况干反

賦也安徐違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

易曰盱豫悔中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

於四而下溺於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謂舉目揚

眉也左大冲賦○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亟

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

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

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以歧反叶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

壹者之來俾我祗也

壹者之來俾我祗也

壹者之來俾我祗也

賦也還反易說悅音祗安也當作祗○言爾之往也既

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

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

使我心安乎韓錄李氏曰亦以見董氏曰是詩至

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諳矣此三章一意又皆反

○伯氏吹壘况素仲氏吹箎音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

此三物以詛剛助爾斯叶先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

土曰壘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去鍾六孔解錄孔

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

物也言相親愛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

以詛盟也解錄周禮疏盟是盟將來詛是詛○伯氏

吹壘而仲氏吹箎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並去

也親愛以伯仲言與汝如物之在貫如物在貫言無

謂無間矣豈誠不我知而諳我哉苟曰誠不我知

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此章始言其諳已也音者

意相應而加詳

○為鬼為蜮音則不可得有覩反面目視人罔極作

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

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解錄孔氏曰蜮如鱉二

沙射影其蒼如齊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鬚
臨其角端曲如上鬚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
 木考鷓能食之醜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
 也○言汝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醜
 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
 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此章乃正
爾錄王氏曰作此詩將以絕之而
曰好歌者有發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
 聽者此篇專責譏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
 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
 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亦以

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
 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
 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
 此我固不爲已其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
 則醜詆固拒爾錄醜惡詆廣韻注此也唯恐其
 復合也

萋七西反斐孚匪反兮食庄反成是具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甚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具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
 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其文彩之異小大
 之殊其衆古者貨貝是也埤雅曰錦文如貝謂之貝
 錦貝中肉如糾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謂之貝貝皆背也○時有遭譖而被害刑

為巷伯者。作此詩。輯錄曹氏曰。注云。寺之言。侍也。正人。也。巷。末巷也。內人之所居。伯。長也。其官言。因。妻。妻。為。寺。人。而。職。長。末。巷。故。寺。人。而。稱。巷。伯。焉。言。因。妻。妻。之。形。而。文。致。之。以。成。具。錦。以。此。譏。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太。甚。矣。
輯錄嚴氏曰。其。之。者。言。為。禍。扁。深。疾。之。之。辭。

○哆昌者反兮尺是反侈尺是反成是南箕彼諸人者誰適丁歷反

同
與叶謀謀叶謀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輯錄

曰。即。箕。星。也。常。見。於。南。方。故。謂。南。箕。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前。章。言。文。致。之。

次。成。其。罪。此。章。言。張。大。之。以。成。其。罪。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閱。也。

輯錄。國。音。小。而。飾。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譏。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

者。能。因。疑。似。而。構。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實。此。譏。人。者。所。以。能。傾。人。之。家。國。也。

○緝七立反緝七立反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

信叶斯人反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

貌。皆。通。翻。翻。往。來。貌。諸。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

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輯錄。解。頤。曰。緝。緝。者。

如。麻。之。績。績。績。而。不。已。也。翻。翻。者。如。鳥。之。飛。往。來。而。自。得。也。諸。之。初。行。既。以。不。信。而。加。諸。人。言。之。不。慎。亦。將。以。不。信。而。責。於。汝。戒。之。也。

○捷捷幡幡芳煩反謀欲叶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

遷音賦也。捷捷。儀血平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諧

遷

賦也。捷捷。儀血平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諧。

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

矣。能譖汝其禍將遷及汝矣。曾氏曰：上章及此

皆忠告之詞。皆而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聽者

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於為譖者。庶乎其知所畏而不敢肆耳。解頤曰：好譖之初固惟汝之

受好譖不已。又將於汝乎遷亦戒之詞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盛。因反。視彼驕人矜此

勞人。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

譖而失度。其狀如此。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

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慰安之也。

○彼譖人者。叶掌。與反。誰適與謀。補反。取彼譖人。投畀豺

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承。呪反。投畀有昊。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

也。或曰：衍声。文也。投棄也。文射狼屬狗声。北。北方

寒涼不毛之地也。釋曰：窮北之地多寒不生

也。不食不受。言譖諸之人物所共惡也。鳥故也。昊。昊天

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也。正也。○此皆設言以見

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

伯。一者好之之至。一者惡之之至。

○揚園之道猗。於猗。反。于畝立。叶法。奇反。寺人孟子。作為此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也楊者近水之木宜下猗加也加者

也畝立高地也田壟故曰畝立如寺人內小臣周禮

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立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

於君子也上之意故以為興蓋諧始於微者而其

漸將及於大臣也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

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發者輯錄董氏曰

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

得以免乎通釋曰劉氏此言蓋從小序以此為幽王

時詩也集傳既引其說而未嘗明

言其為幽王詩讀者當自得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

六句一章二章責之三章四章誨之五章怨而

君子之戒也輯錄陳定宇曰巧言何人斯巷伯

二篇其述讒言之禍與說人之情狀可謂極矣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輯錄三輔

長也宮中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伯長也

帝時改為掖庭置獄焉謂之掖庭詔獄伯長也

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

馬遷贊云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

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司馬遷以救

下蠶室輯錄孔氏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

非罪及其刊述典墳詞多慷慨是以班固云小

加者

出其

其字

補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亦有理姑存於此云被說而遭刑則見說能得

能間人。已上三篇皆刺說者之詩故相屬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立勇將懼維予與女改音將安

將樂音洛女轉棄予叶廣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

去聲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

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風雨相須

所以興維予與女也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患難則相

相遺此無恒心之人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徒雷將恐將懼真之予于懷

叶胡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夷

興也頽風之焚輪者也焚輪旋轉之貌頽風從上

輪謂之頽注暴風從上下鄭樵曰焚輪自上而實與

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悉井也

頽則暴而易散所以興棄予如遺也○首章以物之

相須興人之相與則後二句在興外此章以物之不

○習習谷風維山崔但回鬼五回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叶於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叶韻

比也崔嵬小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

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輯錄萎音

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谷風生物之

猶有所憾功之難全固然也思施雖厚而不能無不

足蓋若此矣忘大德思小怨則責人之不怨也故此

章為比而與或曰興也以谷風生物與大德以草死
上二章不同此蓋謂之比則重在忘字與思字謂之興則重在德小怨字○增釋許氏曰傳意謂谷中之風而及於
崔嵬之山是所被者廣矣風木生物者也而草木不免於萎死是天地之功亦有所不足也而况於朋友
也豈無小過哉當存大義而全交道可也今乃忘我大德而思我小怨乎

谷風三章章六句

風蓋與伐木為反對終和且平則無谷風之怨矣輯錄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

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

蓼蓼者莪五河匪莪伊蒿呼毛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人民勞苦孝

子不得終養去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

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

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功

而重自哀傷也輯錄嚴氏曰始生謂義長大為蒿為

我身不于長大乃是無用之子不能終養也此孝子自怨其身之辭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以辨

比也蔚牡蒿去月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

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痺病也已上二

哀慕之意

○餅之罄矣維壘之恥鮮息淺民之生不如死之久

叶舉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餅小壘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

言餅資於壘而壘資餅餅以泄之壘以蓄猶父母與

子相依為命也故併盡矣乃壘之耻猶父母不得其

所乃子之責併取給於壘親仰給於子理相似也○

不取義於併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併錄通釋曰併壘但取其相資之義而

實此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

心街恤入則如無所歸也此章備極哀慕之情併錄

孝子之情非身履而親歷之不知其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我畜喜六反我長丁丈反我育

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併錄史記

其民劉執中曰防育覆字數反育也併錄禮記顧旋視

也併錄孔氏曰謂復反覆也併錄嚴氏曰復謂顧之

也去之而反顧也又顧反覆不能暫捨也

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

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此音

父母之恩如此以發上文勸勞勞奉之意併錄嚴氏

曰父生母鞠此總言我身是父母所生養下乃詳言

父母之恩勤也謝氏曰天生萬物其恩無窮萬物無

能報其恩者父母生子其恩如天之無窮子亦無可

以報恩者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

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山

大則風亦疾民莫不穀則我當與之皆善也而獨遭

此害何哉此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亦反其意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分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此與上章重自哀痛也

我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哀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

感人如此王哀父儀事魏將軍司馬昭昭與吳

日責在元帥昭怒斬之集傳引此以明詩之用

輯錄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

子見棄之詩也夢我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

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母所棄不為父

所逐不因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費欣可知矣

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解頤曰孝子行役不得

以養其父母而形於嘆詠者如陟岵鳴咽而

也而夢我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鳴咽而不

能止何也曰陟岵鳴咽利思念於父母尚存之

夢我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噫彼父母

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

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有饑蒙筮音軌飡音孫有棟音求棘已必覆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止反瞻音眷言顧之潛

所養焉出涕音體

興也饑滿蓋貌飡熟食也輯錄孔氏曰棟曲貌棘已

一以棘為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雜記匕用桑

長三尺喪祭也吉祭及賓客之匕則用棘古之祭祀

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賓用匕載之謂出

於鼎升之於俎也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

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瞻反顧心潛涕下貌○序以為

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輯錄孔

國在東京言有饑筮飡則有棟棘已周道如砥則其直

師之東

如矢此固宜為無義之興但盤飧餼然突而不平周

如矢道則平如砥也棘匕楛然曲而不直周道則直

如矢也以突與平以曲與直相因是以君子履之而

小人視焉適周之道既平且直乃人所共今乃顧之

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

也此章首發

○小東大東叶都反杼直呂反抽音逐其空叶枯反糾糾葛獲可

以獲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叶戶反既往既來叶六反

使我心疚叶訖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

之國皆在東方行持緯者也爾雅抽受經者也空盡

也佻輕薄不柰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

大路也疾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抽皆已空矣

至於以葛獲獲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音升

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既傷於財又困於役即此見

釋錄輔氏曰糾糾葛獲可以獲霜舉其甚者言之也

以葛獲獲霜則冬寒之不備可知矣既往既來則言

其來往之不一也周道一方其盛時君子獲之而

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時移事

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有冽列音沈沈音軌泉叶才反無浸獲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

憚丁佐反人薪是獲薪尚可載叶節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

也也興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獲艾刈音也契契憂苦也

憚勞也尚庶幾平也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獲

矣而復扶反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

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此以愛物

之心與愛人之心。此章則承上章之意又舉所可憫恤之人而致願望之詞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叶西人之子繁繁衣服叶

比舟人之子能罷是來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反

賦也東人諸侯之子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

師人也繁繁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

富也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

皆西人也輯錄解頤曰別舟人私人言○此言賦役

不均群小得志也此又歷言所可憫恤之事而深怨

勞西人之逸小人得志綱紀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胡大反佩璫音遂不以其長維

天有漢監古暫反亦有光跂立鼓反彼織反終日七襄

賦也鞞鞞長貌璫瑞也瑞玉名漢天河也輯錄

物理論漢水之清也氣發而著精華跂隅貌織女星

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跂隅貌織女星

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孔氏曰三星鼎足望之

垣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平聲其肆也

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肆謂止舍處經星

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二十八宿謂之經星則終日之間

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輯錄孔氏曰在天為次在地

其餘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為體所謂經星一晝

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一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更

登七 ○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

人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

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輯錄歐陽氏曰不言日月

不能下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

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此怨其上之

復天之憫恤也輯錄輔氏曰侯邦供王賦後因其體

也然為王者當有以體恤之不敢易視而輕用之可

也今也東國財力俱困易視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

所以怨病而愬之於天也解順曰酒之厚而不以為

兼佩之鞞鞞而不以為長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也

甚賤蓋其意氣驕溢類如此然則貧富勞逸之不均

吾將曷愬哉亦惟愬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亦能

監視我也耶織女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

耶其詞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華板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

啓明叶謨西有長庚叶古有採天畢載施之行戶即

賦也皖明星貌牽牛星名輯錄六星北方宿爾服駕

也箱車箱也輯錄孔氏曰兩較之間謂之啓明長庚

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出而

入故謂之長庚輯錄庚續也劉執中曰金星朝在東

長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輯錄通釋曰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後則晨見天畢而昏不見行在日先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畢長柄小網也畢八星二畢其口如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

但施之行列而已輯錄謝氏曰織女無織成文錦之

實牽牛無服箱之實啓明非真能

也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此又怨夫天弗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

酒漿維南有箕載音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音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輯錄通釋曰

於南方者指當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

斗常見不隱者也輯錄箕東方宿南斗六星在箕北

在外運乎天中臨制四方為舌在下踵反在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

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

可以挹酌酒漿輯錄亦皆有其而箕引其舌反若有

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

一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此又

弗憫恤而且若欲加害也輯錄歐陽氏曰首維天有

漢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詞其意言我譚人困

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

也末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反若有所噬斗反若有

所挹取於東是皆怨氣之詞也輔氏曰二章三章以

下文意奇逸其詞雖若闊疎而意味實相連屬作此

大東七章章八句

增釋許氏曰一章言上不恤下

於財下四句因於後三章欲得休息之意西章

言賦役不均詳小得志五章言為西人所虐視

四月維夏叶後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廣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上之，建巳建未

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

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四月

時暑方來而必以六月而去。先祖忍予遭禍則禍之

來也。何時始去乎？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天不忍以暑

害人，先祖忍以禍害人也。亂世無所歸咎之詞也。先

祖與怨天之意同。不忍斥言其上也。

家語其適歸

○秋日淒淒，則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

○秋日淒淒，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

適歸乎哉？肅殺用威，則何物可免亂離為害。則何處

而然也。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凋瘵同故以起興。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日寒則風疾

民穀而我善，其情何不相似乎？但亂則俱害矣。而云

然者，自傷之甚。亂世之物情與冬之慘慄同，故以

起興。○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

也。不言春者，春日宜妍也。與禍亂之世非類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叶于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

梅矣。輯錄錢氏曰：通言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

哉。物之美者能全其美，可見也。人之善者乃變而惡

也。興也。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反我日構禍曷云能殺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

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泉水之濁有時或清而濁亂之遭無時可已也此亦以二者相反對而為興者也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反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網紀也謂經帶包

絡之也此有不忍意瘁病也有識有也識有猶言顧念○滔滔

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

有哉輔氏曰江漢為南國之紀則是江漢之有南國也王不我有則是自絕於下矣愚謂此以人情不如物理為興與江有記同

○匪鴉徒九反匪鳶以專反叶翰飛戾天叶鑑反匪鱣張專反

潛逃于淵均反

賦也諸本作興非鴉鴉也輯錄埤雅曰鴉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為鴉鴉亦

鷲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鴉鳶則能翰

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

逃矣輯錄陳氏曰言難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薜荔隱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於反

興也杞枸音苟桋音計也輯錄本草曰枸杞一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皆可食揆赤棟音色也樹葉細而歧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

中去聲為車輞輯錄輞車之牙即輞也考工記

則有薜荔隱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則託物為興義之興

四月八章章四句

一章至三章言禍亂日進而
四章則怨其上。五章又言禍亂不

息而六章又怨其上。七章言
去亂無計八章言作詩告哀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